



世界文學名著

賣糖小女

嘉禾著

王了一譯

LA PETITE
CHACOLATIÈRE

·By
PAUL GAVAULT

Translated by
WANG LIAO I

58

世界文學名著

賣糖少女



3 0543 9021 0

著者小傳與本劇略評

嘉禾 (Paul Gavault) 生於一八六〇年，擅長於滑稽劇。他的著作裏很有韻致與真理。他的傑作是：靈異的兒童 (L'Enfant du Miracle, 1903)；左賽德姑娘，我的妻 (Made-moiselle Josette ma femme, 1906)；亢佛龍的姨媽 (Maman de l'Honneur, 1914)；賣糖小女 (La Petite Chocolatière 1909) 等。

賣糖小女於一九〇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一次在文藝復興戲院開演，大受觀衆歡迎。此後常在奧迪安戲院開演，很能賣座。所以幾乎每週開演一次，甚或二次。最近開演日期爲五月二十一、二十六兩日。

譯者從前所譯，都是法蘭西戲院所演之劇本。然而奧迪安亦國立戲院，與法蘭西戲院齊名，不宜忽略。所以先擇其最常開演的一本譯出，以後尙當陸續選擇。

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譯者。

876-55
330

登 場 人 物

費理湘俾達利特

男

賴不斯多

保羅諾爾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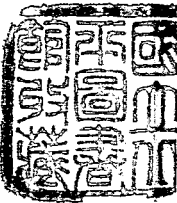
曼加蘇

杜披先生

愛克多巴甫查克

班克萊

布瓦西先生



女 小 糖 賣

嘉西米爾

約翰

一個夥計

女

伴霞民——賴丕斯多之女

玉荔——保羅之女僕

羅賽德

佛羅麗思——曼加蘇之女

(扮費理湘者,須稍帶馬賽口音。)

第一幕

佈景：——台上表現晉西的一所鄉間小屋的樓下。晉西乃是里昂林邊的一個小地方。這樓下的房間頗寬，成爲作業室的形式，房的右角有寬闊的火櫥，台的第一行有門。左邊有樓梯直通迴廊，迴廊的左邊角上，正對兩個臥室。台的後方有正門下臨花園。時在晚上十點半鐘。下次佈景時，紅日已昇，在左邊向後方的玻璃望過去，遙見一路直達安得利。樓梯下有一門通廚房或副廚。家具簡單而文雅；這一種特別的野趣，一看即可知是巴黎人在鄉間小住的地方。桌子在室之中央。談話處在火櫥前。

第一齣

保羅 費理湘 羅賽德 玉荔

(打牌。保羅，費理湘，羅賽德依次把牌打出，玉荔舉手，猶豫良久。)

保羅(向玉荔) 請您打罷……不拘什麼，只打出來就是了……

玉荔 也罷……「花」(註一)

保羅(生氣) 我早就料定您打「花」

羅賽德 我要了……現在我打兩個「角」頭。

費理湘 這麼一來，我們有一圈了。

保羅(向玉荔) 您爲什麼打「花」？難道您沒有「心」了嗎？(註二)

玉荔 怎麼沒有呢？……我有「心」的三點與兩點。

保羅 三點與兩點，豈不是最大的了嗎？……我們收起了兩場，贏過了兩次……唉，不行，您

這麼一來，真令人灰心。

(註一)牌有四種：花，梢，心，角。(Trafle, pique, coeur, carreau.)

(註二)這種牌戲只分兩方面，保羅與玉荔是一方面，羅賽德與費理湘是一方面，所以保羅怪玉荔打錯了牌。

玉荔 我學會打牌還只有十五天之久……怪不得我打錯了……您錯的也不止一次呢！

保羅 我嗎？

玉荔 是的，是您。而且費理湘先生也一樣……羅賽德姑娘錯得更多！您曉得，我是不讓人欺負的。

保羅 也罷。好的。我口渴得要死。您呢？

費理湘 我也不辭一飲。

保羅（向玉荔） 請您給我們拿一瓶啤酒來。

玉荔（把錢擺在桌上） 我就去，但是我一定要與您說明：這一圈是我弄輸了，不錯，然而昨天晚上您拆散了「心」，却累我輸了兩佛郎七十。您我兩清了。（出）

第二齣

同上人物（只少了玉荔）

保羅 她變成要不得的了。你們聽見她回答我的話頭嗎？

羅賽德 是您先開口的啊。

保羅 就算是我先開口……總而言之，她是我的女僕。

費理湘 我不同你說，但是你這樣衝撞她，乃是你不對。

羅賽德 結果她會不再打牌了的。

費理湘 你到這麼一個地方來過假期，假使我們沒有你的女僕湊成四家打牌，我看你晚

上怎樣消遣。

保羅 親愛的，如果你討厭我這裏……

羅賽德 您分明曉得他不討厭的啊……

費理湘 對不起……對不起……這裏實在不開心……但是你很曉得我不能領羅賽德

到別處去，因為我沒有錢……

保羅 但是，我的親愛的費理湘，我的意思不是說……

費理湘 我不曉得你的意思要怎樣說，我只曉得你已經說出來的話。你說：「如果你討厭我這裏……」好，我就答覆你：「縱使我討厭你這裏，我也不走，因為我與羅賽德需要鄉村的空氣。而且，你雖則不很殷勤，你畢竟在胥西有一所小屋子，在里昂林邊……」

保羅 在這小屋子裏，我很喜歡款待你，你很知道的。

羅賽德 所以我們很感激。

費理湘 假使我們不住你這臥房，你有什麼用處？豈不是空着？

保羅 當然啦！

費理湘 所以我們並不妨礙你。

保羅 難道我說過這話不成……

費理湘 只剩下吃飯的問題。謝上帝，我的心還安寧，還沒有關心到飢寒。

保羅 請你賞臉，相信我……

羅賽德 我很喜歡住在這裏……舒服得很……

費理湘 你很喜歡，你很舒服，因為你有我伴着你。你愛我。我到了什麼地方，你就在什麼地方呼吸。

保羅 費理湘，我的老友恰是你於我有恩。你安慰我的寂寥。而且，我是一輩子沒有出息的。我只希望將來人家在你的傳裏記載說：「法國畫家新派費理湘俾達利特曾與保羅諾爾孟做知己的朋友……」唉！我有你做我的朋友，我是怎樣驕傲啊！

費理湘 對的，我很有天才！我的前程很大。所欠者……

保羅 所欠者，乃是現在……

費理湘 還不是……乃是機會。

羅賽德 愛機會就來的……

費理湘 我曉得，所以我在胥西等機會，因為今年的夏天，保羅偏高興到這裏來避暑。

保羅 我很愛這樹林。

費理湘 這樹林還不壞，但是我所需要的並不恰恰是樹林……我是畫像的。假使是在特

魯維爾豈不是好……也罷！

羅賽德 人家在樹林裏遊玩，實在很好。

費理湘 是的……自從這裏有了一輛雙座腳踏車，倒還有趣。（向保羅）你買的時候，好

容易！……你說你不乘腳踏車，說這個……說那個……現在你看，我們要牠很有用處。

保羅 我因此也就很快樂。

費理湘 你應該常常聽我指導。你是一個好少年，然而你是一個騎牆派，你的小家庭留下

給你一些年金，你在互助部裏得到一個小小的位置（註一）呀……這一切都小氣得很。

我呢，我看得很遠。

保羅 各有各的性情。恰恰因為我們的性情不同，所以我們合得來。

費理湘 是的，但是你的性情有令我討厭的地方。你聽我說，你在部裏辦事……好的……

很好。但是，為什麼你每天都按時刻到部裏去呢？你喜歡我說你嗎？你這人真是小氣……

（註一）互助部大約是假定的名稱。

先說你的頭目們就討厭你，因為他們常常遲到，豈不給你形容出他們的毛病來？

保羅 也許你說得有理。

費理湘 你永遠不會高陞的。爲什麼？因爲當人家辦理陞任的時候，那部長自己說道：「這一個，用不着陞他；他天天來，可見他已經滿意了。」於是他先把那些不來的高陞了，因爲他自己說：「這幾個，如果我不給他們一些好處，他們簡直溜走了。」

羅賽德 您怎樣回答這個呢？

保羅（微笑） 沒有怎樣。

費理湘 你試看我繪畫的祕訣。我真的繪畫嗎？不。我在等候。我有這樣的天才，我儘可以畫任何的標本……譬如你的頭面，並不很能表情……我可以畫成一種傑作！然而決沒有人注意。但是，你讓我認識了比利時的國王，甚至於只認識了摩那哥的會長，我把我的調色板拿起來，不消三個月。我就出名了。

羅賽德 呀！將來到了這麼一天，我是何等快樂啊！

保羅 還有我呢！

費理湘 你們很好……你們兩個都沒有大志氣，但是你們爲人很好。

第三齣

同上人物 玉荔

玉荔（入） 啤酒來了。

費理湘 很清涼嗎？

玉荔 晚飯前，我已經把瓶子放在水桶裏浸過了。（斟啤酒。）

保羅 這倒是一個好主意！

羅賽德 我給您斟酒好不好？

保羅 我很樂意，謝謝。

羅賽德 你呢？

費理湘 給我，小乖乖。

保羅 羅賽德，我爲您的愛情祝壽。

羅賽德 保羅先生，我也爲您的愛情祝壽。

費理湘（吸烟斗） 世事真是滑稽得很。

保羅 你笑什麼？

費理湘 我在想：我們四個人在這裏，都是無名之輩……祝您健康，玉荔……我不是驕傲的人，我們交杯罷……呢！

保羅 往後呢？

費理湘 往後，也許二十年後你們三人都回到這裏來，你們說：「老費畢竟進了國家學會了！」

保羅 這纔漂亮啊！

費理湘 對了。

保羅 綠色的衣服與劍子……恰與你相宜。

費理湘 還不壞。我們南方人很會穿禮服。

(羅賽德掉頭去，欲哭。)

保羅 (瞧見了) 您怎麼樣了，羅賽德？

費理湘 你哭起來了！

羅賽德 二十年後……他早已忘記了他的羅賽德了……

費理湘 噯呀！……不要傷感罷。

羅賽德 那麼到了那時節，我變成怎麼樣？

費理湘 放安靜些罷，羅賽德……我說這話……但是這並不一定的！

玉荔 喂，費理湘先生，在您未進國家學會以前，我們再打一圈牌好不好？

費理湘 不，不……快到十一點鐘了。這麼玩也儘夠了。

保羅 我們睡覺去罷。

費理湘 再者，我所以愛住鄉下者正在乎此，因為可以早些睡覺，早上可以不必起得很早。

玉荔（燃燭交給羅賽德） 姑娘，這是您的蠟燭。

羅賽德 謝謝。（上樓）

玉荔（向保羅） 先生，這是您的蠟燭。

保羅 謝謝。

費理湘 晚安，保羅，我的老友。（吻他的額）

保羅 說也可笑，你有這怪脾氣，每天晚上都吻我的額。

費理湘 這是南方的習慣，很天真，很有情。我很喜歡這樣做。

保羅 那麼……

費理湘（在樓梯上） 呀！我想起來了，這是你的信。

保羅 我的信嗎？

費理湘 是的……這是一封給你的信，今天早上到的……我放進了我的衣袋裏。這裏不

是？（把信拋給他。）

保羅（接信） 這很有趣！但願沒有緊急的事情纔好。

費理湘 假使有緊要的事，真是出我意料之外了……依封面看來，不像有急事。（再上樓梯，出。）

保羅（注視信面） 這是曼加蘇先生——我的副經理——的筆跡……（唸那信）明

天……他明天來吃中飯……同他的女兒來！這事本該有的……玉荔！

玉荔（入） 什麼事，先生？

保羅 玉荔，曼加蘇府裏的人明天來吃中飯。

玉荔 曼加蘇府裏的人嗎？

保羅 是的。曼加蘇……一個重要的人物……總之，對於我乃是重要……

玉荔 好，那麼，明天我們殺一隻兔子。

保羅 是的……不錯……

玉荔 曼加蘇府裏的人，一共有幾個？

保羅（拿着蠟燭） 兩個……他們一共兩人……

玉荔 合起羅賽德與費理湘先生，一共五人坐席。

保羅（把燭吹熄） 呀！不行！不要羅賽德……羅賽德是要不得的。（呼喚）費理湘（向

玉荔）我們在正午吃飯……曼加蘇先生與我的佛羅麗思……天……

玉荔 先生很有不自然的樣子。

保羅 我嗎？沒有的事……我很安靜……很安靜……您讓我自己在這裏一會兒，好不好？

玉荔 但是，先生，我沒有關門。

保羅 您等一會兒再關罷。

玉荔 好的，先生。等一會兒您再叫我好了。

保羅 是的，去罷。

玉荔 我就去，先生。（出）

第四齣

保羅 費理湘

保羅（呼喚） 費理湘！

費理湘的聲音 你叫我嗎？

保羅 是的……你來一吓子好不好？

費理湘（只穿着襯衫背心，在迴廊裏。） 你攪擾我了……我已經睡去一半了。

保羅 我有話同你說。

費理湘 什麼事？有什麼話說？

保羅 關於這一封信的。

費理湘 你早些看你的信不行嗎？

保羅 剛纔你纔給我的。

費理湘 也罷……我聽你說。

保羅 不行！你先下來再說。

費理湘（下樓） 你叫我過的生活不是生活，請人家到鄉下來住，却叫人家熬夜，真不成

話！

保羅 老友，我你之間，還有什麼客氣的……我很麻煩。

費理湘 呃……是的。你的姑母取消了你的承繼權了嗎？

保羅 不是的……我明天有客來吃中飯……官場的客。

費理湘 我懂得……我懂得……我們不是正式結過婚的人……我們沒有陪官場的客

吃飯的權利。好的……我們走了就是了。（呼喚）羅賽德！

羅賽德的聲音 我的愛！

費理湘 來！

羅賽德的聲音 好的，我的愛！

保羅 你不瘋了？我並不希望你們走……我尤其是不願意羅賽德有一點兒傷心……我們設法周全罷……我們大家想法子。

費理湘 也罷……（呼喚）羅賽德！

羅賽德的聲音 我的愛！

費理湘 不要來……（向保羅。）明天同你吃中飯的官場的客是誰？

保羅 我的部裏的副經理與他的女兒。

費理湘（不放心地） 你的副經理與他的女兒來這裏吃中飯嗎？

保羅 是的。

費理湘 保羅！

保羅 什麼？

費理湘 你結婚了！

保羅 我想是吧。

費理湘（嚷起來） 唉！這到了極點了！

保羅 但是並沒有什麼一定不易的啊！

費理湘 你結婚了！唉，十五年的推心置腹的知己，如此就完了！當初，我們在一塊兒，很安靜，很鎮定，有福同享，有憂同分，一個拿着烟斗，一個拿着瘦錢袋，這是很難得的好事……而今有一天你在路上得了一個山雞……

保羅 對不起……你不認識她……她是一個美妙的女子。

費理湘（鄙薄地） 對了……她有一份嫁奩。

保羅 當然啦。

費理湘 當然啦。那麼，告別了，費理湘，一切都告別了。人家把背脊向着理想的路，居然結起婚來。

保羅 不怪我說，你推想錯了！你以為這麼一來，我們就不能再見面了嗎？

費理湘 唉！對不起！我不是把生活的伴侶拋在河邊的人。羅賽德不到的地方，我也不到。

保羅 我會到你們家裏去的……

費理湘 我們家裏……我們的家在哪裏，現在？

保羅 你聽我說，我有一個錯處，我本該即刻告訴了你纔是……我早就想要與你說起我的計畫了。

費理湘（不答覆他的話） 也能，世事原是如此的人生往往受些很嚴的教訓，這倒有益處，可以磨鍊我們。

保羅 唉！我料不到我對你宣告我結婚的一天，你會同我吵鬧起來的！

費理湘 唉！我並不同您吵鬧，保羅諾爾孟先生您暗地裏順從着您那小家子的習氣。這是您的祖傳的守舊的毛病，在您身上乃是一種不可否認的宿命，我真佩服您。（呼喚）羅

賽德……

保羅 請你不要告訴羅賽德罷……

費理湘 羅賽德！

羅賽德的聲音 我的愛！

費理湘 來！

羅賽德的聲音 但是我已經睡下了。

費理湘 你起來，繫上一條裙子就下來罷。

羅賽德的聲音 好的，我的愛！

保羅 費理湘，你使我十分難受。

費理湘 真的嗎？

保羅 你怎麼會猜想到我有意思不再與你們相見呢？

費理湘 偷偷摸摸地，每月一次嗎？不行，先生！

保羅 沒有的事！光明正大地，常常見面，像昨天，像今天。

費理湘 我不懂。

保羅 因為，我再說一次，因為你不認識佛羅麗思。她並不是一隻山雞。她是很會體貼的人，

她預備對於一切我所愛的人們都有很好的友誼。總之，羅賽德不像你的妻子一樣嗎？等到我結了婚的第二天，你們來看我，我對佛羅麗思說：「這是我的兩個好友。」於是生活仍舊是從前的生活，只一層，在我却有趣些，因為我有了一個妻子。

費理湘 你會如此做嗎？

保羅 是的，我會如此做。

費理湘 你賭一個咒？

保羅 好的！

費理湘（吻他的額）好的。（呼喚）羅賽德！

羅賽德的聲音 我的愛！

費理湘 不要來。

羅賽德的聲音 你用不着我了？

費理湘 脫了你的裙子再睡下去罷。

羅賽德的聲音 好的，我的愛。

保羅 我還有一個主意，可以使這事更容易哩。

費理湘 什麼主意？

保羅 爲什麼你不同羅賽德結婚呢？

費理湘 爲什麼嗎？

保羅 是的。

費理湘 因爲我是一個會體貼的人。

保羅 正因爲這個呢！

費理湘 我一說你就懂的。羅賽德很可愛，很好看，還不笨，受過很好的教育。我看不出她的短處。她配得起一個王子，你懂嗎？

保羅 那麼，怎樣？

費理湘 怎樣？此刻我是什麼人？什麼都不是！我有什麼地位？什麼都沒有？我要做個丈夫，有

什麼保障？什麼都沒有！她這樣一個女人，有要求一切的幸福、權利，我肯讓她隨便嫁一個人嗎？不，朋友，我太愛她了，所以我決不同她結婚。

保羅 這是真的話……我沒有想到這一層。

費理湘 至於明天的事情，我們應該安排好。這一位親愛的羅賽德不能停留在這裏，這是顯然的。

保羅 你們儘可以到安得利去吃中飯，我們晚上再會。

費理湘 不……你用得着我……我不要走，我決不想卸了朋友的義務，你是很知道的。

保羅 那麼怎樣……

費理湘 你任憑我做去罷……（呼喚）羅賽德！

羅賽德的聲音 我的愛！

費理湘 明天你拿了十個佛郎，可以到外面過一個禮拜天嗎？

羅賽德的聲音 當然可以啦，我的愛！

費理湘 好，那麼，明天早上保羅給你十個佛郎，你等到晚上再回來……（向保羅）幾點鐘？

保羅 我不曉得……五點鐘前後。

費理湘 晚上五點鐘回來。

羅賽德的聲音 好的，我的愛。

費理湘 現在你可以睡覺了。

羅賽德的聲音 是的，我的愛。

保羅 呀！我的好費理湘，現在我深信能够保存你的友誼之後，我可以儘量地歡喜一場了。

佛羅麗思同她的父親在這裏吃中飯……我的親愛的佛羅麗思！

費理湘 她是金黃頭髮的呢，還是棕色頭髮的？

保羅 等一等……這很不容易說。

費理湘 依你的話看來，乃是栗色的了。

保羅 是的，不錯……她是栗色的。她是謙虛的，她是害羞的，她是栗色的。呀！將來我得到怎樣的——一個妻子啊！

費理湘 我們睡覺好不好？

保羅 是的，在我與高采烈的時候，我忘記了……對不起。

費理湘 好一個小家子氣！（拍他的肩）正該如此，纔能永遠地繼續你的苗裔。

保羅 你可以放心……我心心念念只要繼續。（呼喚）玉荔！（二人同上樓梯）

費理湘 十一點半鐘了……真是胡鬧……

第五齣

同上人物 玉荔

玉荔（入） 先生？

保羅 請您把門關上，睡覺去罷。

玉荔 好的，先生。晚安，先生們。

費理湘 晚安，玉荔。

保羅（在門闖上） 似乎她的母親曾經發明一種在衣櫥裏安排內衣的方法……

費理湘 你放安靜些罷，噯呀……你興奮起來了……

保羅 是的，你說得有理。夜安……天！我多麼愛她啊！

（他出。玉荔在台的後方，把進口的玻璃窗的木樞關上，正在預備關門。靜默了一會子，忽聽見一種很厲害的爆發聲。）

玉荔 呀！天啊！（俯首外望）

保羅（只穿着襯衫與背心，入） 什麼事？

費理湘（像保羅一樣，入） 我們的屋子飛了？

玉荔（到台前。） 沒有事，先生，是一輛汽車，在拐灣的時候，那橡皮輪子破了。

保羅 呀……好的！（出）

費理湘 好，他們這種人，也有他們的驚人的手段！（出）

第六齣

玉荔 班克萊

班克萊（入） 對不起，姑娘。

玉荔 您想要怎樣？

班克萊 請您不要怕……我是剛纔壞了的汽車的車夫。我看見這裏有燈光，所以我進來

……

玉荔 這裏有什麼可以幫您的忙的，先生？

班克萊 您長得蠻好，您曉得嗎？

玉荔 呸，先生！

班克萊 是的……對不起……我說話離題了……我的脾氣真不好，您可告訴我，這地

方可以找到一個工程員嗎？

玉荔 工程員！唉，先生，連一個鎖匠也找不出！

班克萊 那麼，糟糕！……我在這裏是什麼地方？

玉荔 這裏是胥西，離安得利有十個基羅米突的路。

班克萊 這裏附近沒有火車站嗎？

玉荔 怎麼沒有在加意陽。

班克萊 遠不遠？

玉荔 唉！不……二十五基羅米突！……

班克萊 那麼，糟糕！

玉荔 如果是走路去的……

班克萊 天呀！天這是小姐的意思，偏要我在這時候開車趕回巴黎。現在可糟了！

玉荔 您沒有什麼可以修理的嗎？

班克萊 怎麼沒有……只一層，自己一個人，很不方便……你們這裏沒有一個種田的傭人嗎？

玉荔 唉！不……做傭人的只有我。

班克萊 我捨不得把您這一雙美麗的手……白嫩的手臂……弄疲倦了，弄傷損了

天理良心……您畢竟是很可疼的！

玉荔 呸，先生！

班克萊 是的……對不起……我說話離題了。

玉荔 好，您的老板們不能幫你一幫嗎？可見他們太驕傲了！

班克萊 不是的。汽車上只有小姐一人。我同您說良心話，她這小鹿子很不容易相與，也沒

有耐心……等一吓我修理的時候，她還要說一大堆的話哩！

第七齣

同上人物 伴霞民（其後）保羅（再後）費理湘

伴霞民（入）喂，班克萊，您在做什麼？

班克萊 小姐……

伴霞民 叫您調查一句話，要這許多時間嗎？

班克萊 我調查好了，小姐……我調查好了……這地方真沒有一個救星。

伴霞民 這就妙了！……也罷，您自己去修理……要努力趕快些。您要多少時候？

班克萊 獨自一人……至少要預備半個鐘頭……還不曉得行不行哩！

伴霞民 這裏沒有一個人可以幫助您的嗎？

玉勃 沒有，夫人。

伴霞民 誰住在這屋子裏？

玉勃 保羅諾爾孟先生。

伴霞民 他是什麼年紀了？

玉荔 二十九歲。

伴霞民 好，這年紀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叫醒他罷……

玉荔 但是，小姐。

伴霞民（呼喚） 保羅諾爾孟先生！

玉荔（向班克萊） 她倒有趣得很……

伴霞民 保羅諾爾孟先生！

班克萊 您的老板要給她叫出來的。

保羅（衣服脫了一半，只穿着褲子，襯衫，拖鞋，入。） 誰叫我？

伴霞民 是我，先生。

保羅 唉！對不起，夫人。

伴霞民 小姐！

保羅 呀！正是……您想要……？

伴霞民 您今年二十九歲，是不是？

保羅 是的，小姐。

伴霞民 二十九歲的人，還不像生得很結實的樣子。

保羅 我請您恕罪，但是我一點兒摸不着頭腦，不曉得您爲什麼來我家增光……

伴霞民 也罷，我只有您在我手裏，不是嗎？……敢煩您下樓來。

保羅 下樓來做什麼？

伴霞民 我的汽車的後面的輪子破了一個，煩您幫助我的車夫修理。

保羅 呀是您嗎？

伴霞民 是的。我本該在半夜到巴黎。此刻已經遲了，我家裏的人要耽心了。所以，如果您肯

下樓……

費理湘（入，衣履如保羅。） 呀！糟糕！今天夜裏睡不成了！

伴霞民 晚安，先生。妙啊，這纔是一個風流漢子。先生，您長得很結實！

費理湘 對不起……我有什麼榮幸，蒙小姐……

伴霞民 請您下樓來好不好？……（保羅下樓）不，瘦弱的不必下來，我只要那南方人。

費理湘（向保羅） 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保羅 小姐的汽車剛纔壞了，她的車夫需要一個人幫助修理。

費理湘 這個，豈有此理，毫不客氣……

伴霞民 對不起，先生……我偶然在這可笑的小鄉村停了車，只你們這屋子有燈光。我急

不暇釋……請您下樓來罷。

保羅 但是，先說我們就不懂汽車的結構。

費理湘 對不起，我倒還內行。

班克萊 而且，先生您只聽我請您怎樣做就怎樣做就行了。

費理湘 這女子有趣得很！

保羅 我不覺得。

費理湘（下樓） 好罷……讓我來幫您一幫……

（保羅隨下）

伴霞民 多謝，先生……煩您趕快些，時間太急促了……

班克萊（指玉荔） 假使姑娘能够陪我出去……她可以替我拿着提燈……

玉荔 我可以去嗎，先生？

保羅 去罷，玉荔，去罷！

伴霞民 我起動你們，我很抱歉，但是我非回巴黎不可，是不是？

費理湘 自然啦。（向保羅）這女孩的膽子大得很。

班克萊 先生跟我來好不好？……

費理湘 你們的汽車是怎樣的？

班克萊 六十四馬力，樣式是……

（二人出，聲音隨滅。）

第八齣

保羅 伴霞民

伴霞民 先生，您做什麼事情？

保羅 天小姐，我在等候人家修理好您的汽車。

伴霞民 不……我問您在社會上做什麼事情……

保羅 我是互助部的職員。

伴霞民 您不說我也這麼猜……看您很客氣的樣兒，我一看就該曉得是一個政府裏的職員。

保羅（自語） 這小姐，我不喜歡。

伴霞民 您的朋友比您好多了。

保羅 我不否認。

伴霞民 他是什麼人？

保羅 是一個畫家。

伴霞民 一個藝術家！妙啊！

保羅 要很久嗎？修理您那六十四馬力？

伴霞民 半個鐘頭。但是，如果您討厭，您儘可以上樓再睡去。您不要以為不得不……

保羅 對不起，我以為我不得不陪您。因為您在我家裏。

伴霞民 好，那麼，先生，我們談話罷。

保羅 我們談話罷，小姐。

伴霞民 談什麼呢？

保羅 隨您的便……歷史，地理，飛行術……隨您的便。

伴霞民 您要不要我說出我的名字？

保羅 不，小姐。

伴霞民 說我的父親做什麼事情？

保羅 也不，小姐。

伴霞民 您真是我生平不曾遇見過的一個沒趣的職員。

保羅 既然我們不預備再見面……

伴霞民 我很希望不再見面……

保羅 我也一樣。

伴霞民 您是不會結婚的嗎？

保羅 是的，但是我已經訂婚了。

伴霞民 您訂婚不訂婚。與我有什麼關係？

保羅 沒有什麼。我因為很高興想到這上頭，所以順口說出來了。

伴霞民 您曾經博得一個女子的歡心嗎？

保羅 是的，小姐。

伴霞民 這有趣得很!

保羅 事情是如此的。

伴霞民 總之,大約您所有的好處,是要很長的時間纔能够逐漸發覺的了?

保羅 我的膽子小,有耐心,很溫和。我最恨時髦的人。他們沒有一點兒出色,却藐視一切。

伴霞民 您的話是說我嗎!!

保羅 沒有的事,小姐。

伴霞民 恰恰相反,您覺得我沒有受過好教育,是不是?

保羅 我沒有評判的能力。

伴霞民 那麼,索性把您的深藏的意思說出來罷。我是沒有受過好教育的。

保羅(深信地) 我不曉得您是否沒有受過好教育,但是,小姐,您當然是一個很有膽量的人。

伴霞民 這話倒有幾分真理。

保羅 您走進了沒有一個熟人的人家裏，驅使一屋子的人們……

(外面又有爆發聲，打斷了他的話。)

伴霞民 唉……糟糕……

保羅 又是您的輪子破了嗎？

伴霞民 我覺得很像是的。

保羅 呀！見鬼！見鬼！見鬼！這一場把戲，怕不鬧一個整夜……

第九齣

同上人物 費理湘 班克萊

班克萊(入) 小姐，得了……汽車後面的另一個輪子又破了。

伴霞民 真個把人累煞！

保羅 呀！真是！你們在夜裏開行的車是什麼劣貨呢？

伴霞民 先生！這劣貨，單買車身，要二萬五千佛郎……

班克萊 只一層，經笨人摸過之後……

費理湘（入） 好！您的輪子上有的是劣貨。

班克萊 先生，那一個輪子用不着度氣，您偏要度氣，却不會幫我度那另一個輪子的氣。

費理湘 您想要說這是我的錯處嗎？

班克萊 是的，先生。

費理湘 我敢相信還很內行。

伴霞民 我恰恰遇着一雙怪物！又要在這裏再停留半個鐘頭了！

班克萊 小姐說的是笑話；我再也不能修理，因為只有一個待換的輪子，而今又破了！

伴霞民 怎麼！我們不能走了嗎？

班克萊 這是不可能的，小姐。

伴霞民 我們在這裏停車嗎？（向費理湘）呀！先生，您真是好手段！

費理湘 我只曉得因此自己慶賀，因為我可以有利益，我們可以……

保羅 呀！不……小姐，您聽我說，我抱歉得很，因為明天我們應該很早起來。

費理湘 誰說不是呢？

保羅 所以我很抱歉，不能盡地主之誼。

伴霞民 您不要怕，先生；您做主人，禮貌如此周全，我不忍煩累您太久了……我同我的車

夫到旅館裏睡覺去。

費理湘 旅館嗎……什麼旅館？

（衆人皆笑）

伴霞民 我的話有什麼可笑的？

費理湘 您在胥西，還說到旅館裏住去，所以可笑。

保羅 這是真話，這裏連一個小客店也沒有，

伴霞民 這是什麼地方！

費理湘 這地方很有些風景。但是，以遊覽而論……

伴霞民 好，那麼，班克萊把車子看守着，你們把我送到最近的火車站去。（衆人皆笑）我的話又有什麼好笑的？

班克萊 最近的車站是加意陽……離這兒有二十五公里，小姐。

伴霞民（向保羅） 先生，莫怪我說，住這種地方的，除非是一個傻子。

保羅 我當初不能料到……

伴霞民 那麼，我們只有一個主意了。

保羅 什麼主意，小姐？

伴霞民 我在這裏睡覺。

保羅 唉！不行，不行！……這不行！

伴霞民 爲什麼，先生？

保羅 「爲什麼？」一則因爲我這裏沒有地方；二則，一個少年男子款待一個不相認識的

女子，實在不合規矩。

費理湘 他說得有理……讓我給你們介紹：伴霞民賴丕斯多小姐，巴黎霜邪利耶路一百二十一號巧克力糖店子老板賴丕斯多先生的唯一的女兒。

保羅 小姐……

伴霞民（向費理湘） 您認識我嗎？

費理湘 我很知道您，因為我們與班克萊談起，我們還知道有些熟人開玩笑，把您叫做「賣糖小女」哩。

保羅 是的……總之……賣巧克力糖的也好，賣咖啡的也好，我不願意……而且我每天早上纔吃巧克力糖，夜裏我是不吃的。

伴霞民 真不懂人情！

保羅 呀！請您容許我，小姐……

伴霞民 我什麼也不容許，先生……

費理湘（把他們勸開） 噯呀噯呀，孩子們，不可失了我們的口齒。我們當然不能把這女

孩拋到路上去。

玉荔 當然啦。

班克萊 當然啦。

保羅 誰向你們二人說話？

費理湘 你說你沒有地方……這是推辭的話……你很可能把你的房間讓她啊。

玉荔 恰好今天早上我換了新褥子。

費理湘 好，請您去看，缺少了什麼不

玉荔 我就去。

伴霞民 喂，這是我的提包，請拿去罷。

（玉荔上樓）

保羅 我的房間……我的房間……你儘可以奉獻你那一間啊！

費理湘 你說的是糊塗話……你分明知道我是不能的……

伴霞民 有客嗎？

費理湘 唉！沒有客……但是，總之有人就是了。

保羅 那麼，我讓了我的房間，好的……往後呢……

費理湘 往後，你把你的雙座腳踏車借給班克萊。

班克萊 我寧願要一具單座腳踏車。

費理湘 單座的沒有。班克萊，您跑到加意陽去，趕明天早上兩點鐘的火車，四點鐘可以到

巴黎。四點二十分您到爸爸賴不斯多家裏，把一打汽車燒熱了一輛——因為這一家裏共

有一打汽車，——六點鐘趕回到這裏來……或六點五分……把這一小包遺失了的巧

古力糖送回糖廠裏去。

伴霞民 好極了！

保羅 是的，人家做夢也想不到。

伴霞民 是您想到的嗎!!

班克萊（沈吟地） 一個人坐雙座腳踏車，無聊得很。

第十齣

同上人物 羅賽德

羅賽德（在樓梯上） 你們諸位聽我說，對不起，我情願加入你們的談話……因為我再不希望睡得着了。（下樓）

伴霞民 唉……我料不到這屋子住得這樣有趣!

羅賽德 您這人很可愛。您在這裏做什麼事情?

保羅（笑） 我不曉得。

羅賽德（挖苦地） 保羅……保羅……您是一個賣糖小郎了。

伴霞民 唉!不，您不要這樣想……我這一來，是偶然……是意外……

保羅 是宿命！

費理湘 小姐的汽車破了輪子。今天晚上她該在這裏住下。

羅賽德 唉！這個開心得很。

保羅 美妙得很！

伴霞民 您呢，小姐，您是客嗎？

羅賽德 什麼？

費理湘 這是我的妹妹。

伴霞民 兄妹同在一個房間裏睡覺嗎？！唉！真所謂南方人的本能！

保羅 那麼，話說定了……明天早上六點五分。您……

伴霞民 呢，是的。不是嗎，班克萊？

班克萊 我負責。

玉荔（出現，下樓。） 房間安頓好了，讓我領這先生去找腳踏車。

保羅 呀！玉荔，千萬記得在明天早上五點三刻的時候叫醒我！

玉荔 好的，先生。

伴霞民（向保羅） 您畢竟還怕我明天不走嗎？

班克萊 請您領我去看那腳踏車。

（玉荔與班克萊出。）

第十一齣

同上人物（少了玉荔與班克萊）

保羅（向伴霞民） 那麼，羅賽德領您到您的房間……我的房間裏去。

伴霞民 我們的房間。

羅賽德 您容許我嗎，小姐？

伴霞民 怎麼！我很喜歡您，您的哥哥我也喜歡。（與羅賽德上樓）

羅賽德 明天早上您看，這裏的景緻多麼好！這裏看不見巴黎的鐵塔。
伴霞民 呀！這纔好呢！（他們出）

第十二齣

保羅 費理湘

保羅 你把我推進難關去了……你！

費理湘 我們人少，寂寞得很……你曉得，那第二個輪子？

保羅 是的。怎麼樣？

費理湘 我故意弄壞了的。

保羅 什麼？

費理湘 噓！今夜有二萬萬的家財落在你家裏。所以，就殺了我，我也不肯放他們到別處睡去。

保羅 爲什麼？

費理湘 因爲，這賣糖小女，對於我，也許對於你，乃是發財的階梯。

保羅 你不瘋了？

費理湘 你不喜歡她嗎？

保羅 唉！沒有的事！

費理湘 算了罷……我本來想勸你做一件事……也罷，我們不必再想起了……晚，晚安。

(上樓)

保羅(苦惱地) 你真是個好心的人！

費理湘 呃？真的！你到哪裏睡去呢？

保羅 我……在汽車裏！(出)

費理湘 好，也不苦了你！二萬五千佛郎的一張床。

羅賽德(從保羅的臥房裏出) 晚安，小姐。

費理湘（到門闕上與她會合） 她安頓好了嗎？

羅賽德 是的……你不曉得……她很可疼……沒有傲氣……很有風度哩（二人皆出）

第十二齣

玉荔 班克萊

玉荔（入） 不行，不行，班克萊先生，我不願意。

班克萊 這是唯一的機會。一乘雙座腳踏車！我非常會開車。我們在月光之下作一次很妙的夜遊，直到車站為止。

玉荔 是的……唉！這很有詩意……但是……

班克萊 什麼「但是」？您沒有一點兒危險。我們在兩點鐘到加意陽，於是我們坐火車，我替您買頭等座，媽的！

玉荔 唉！頭等座！

班克萊 四點鐘到巴黎。把那 *50° F* 燒熱了。我叫你坐汽車，遊逛一場……每一點鐘走一百二十公里，媽的！

玉荔 每一點鐘走一百二十公里！

班克萊 這麼一來，有兩種可能：要曬，弄得頭破血流；要曬，很早地趕回來，沒人猜得到您離開過此地。

玉荔 唉！班克萊先生，班克萊先生……無論如何，您不要不懷好意纔好啊！

班克萊 噯，您考慮罷！我們有時間嗎？媽的！

玉荔 真的，我們沒有時間……我答應了。

班克萊 來罷。（二人出）

第十四齣

保羅（其後） 費理湘（再後） 羅賽德 伴霞民

保羅（入，上衣的領豎起來。）這是一輛揭蓋的車子……（打噴嚏）我在這裏睡下就是了……（打噴嚏）在這靠背椅子上。（打噴嚏）

衆人的聲音（從樓上）呀！不行！不行！

費理湘（在門口）是你在這裏噁哩咕嚕嗎？

保羅 我打噴嚏……我在汽車裏受了涼。

費理湘 你只把車篷蓋上就完了。

伴霞民（在門口）呀！不行！我請求您！我的習慣是要人家讓我安靜地睡覺。

保羅 我請您恕罪。我請你們都恕我的罪。

費理湘 而且，這燈是要吹熄的。

伴霞民 是的……那馬賽佬說得有理……您這燈太妨礙人家了。

保羅 我就吹。（吹燈，兩房之門復閉。）在鄉下住，所怕者不是跑江湖的無賴……却是百

萬的財主。

——幕閉——

第二幕

佈景同第一幕。時爲晨九點。幕啓，保羅在台的中央一張靠背椅上打瞌睡。

第一齣

保羅
費理湘

(鐘鳴九下)

費理湘(從那可應用的門入，瞥見保羅) 他還睡着……真是意想不到!(呼喚)保羅!

(保羅不應)他睡得很濃……小怪物! (下來，走向保羅)喂，老夥計!

保羅(驚醒) 叮什麼?

費理湘 早上九點鐘了。

保羅 九點鐘了……她走了嗎？

費理湘 誰？

保羅 那賣糖小女。

費理湘 這個我不曉得。我曉得最清楚的乃是今天早上我們還沒有用早餐。

保羅 唉！我吩咐過玉荔叫她喚醒我。（呼喚）玉荔……（向費理湘）這是怎麼的一夜，

我的可憐的費理湘！

費理湘 保羅……你不要時時刻刻想你自己。你也該照顧我們一吓子……我肚子餓了。

保羅 費理湘，我的好友，這不是大事情。玉荔可以安排你與羅賽德的早餐。最重要的乃是

夜裏的惡夢已經完結了。她已經走了。

費理湘 她不喚醒你，就走了……可見她很細心。總之，她這人很可讚美。

保羅 是的……唉！此刻她走遠了，我贊成你的話，她是一個妙人。

費理湘（自語） 太遲了！

保羅（上樓）我要梳洗一吓子。你找玉荔去罷。等一會我再來會合你們。

費理湘 快做去。

保羅（在門闕上）只三分鐘。（開臥房的門）我就來。

伴霞民的聲音（自內）呢！喂您……

保羅 唉！對不起。（又把門掩上）她在房裏！

費理湘 我聽見了。

保羅 討厭極了！剛纔我十分失禮。

費理湘 有這麼厲害？

保羅 還說哩！

費理湘 糟糕！

保羅（向房門）喂！小姐……

伴霞民的聲音 先生？

保羅 我以為爲人家該是在今早六點鐘來接您回去了。

伴霞民的聲音 我也以爲如此。

保羅 後來怎樣？

伴霞民的聲音 後來却不見有人到。

保羅 您是否……您沒有意思在今天回巴黎去嗎？

伴霞民的聲音 哪裏話！親愛的先生。我穿好衣服就走，您放心罷。

保羅 唉！好的！

伴霞民的聲音 還是一樣客氣……甚至於初醒來的時候。

費理湘（呼喚） 小姐……

伴霞民的聲音 日安，費理湘先生。

費理湘 日安，小姐。早上您吃些什麼？

伴霞民的聲音 吃些巧克力糖。

費理湘 人家就給您做去。

伴霞民的聲音 謝謝！

費理湘 不要客氣。（向保羅）你竟沒有想起，真是自私自利！

保羅 唉！我遇着這事情，真是冤枉！曼加蘇父女要在十點鐘來的……假使我的岳父知道了這一筆糊塗賬，他就可以……

費理湘 可以怎樣？

保羅 可以解除我的婚約，還有什麼好說的！

費理湘 往後呢？

保羅 怎麼！什麼「往後呢？」

費理湘 喂，保羅……你對你的未婚妻，是純潔的愛情嗎？

保羅 當然啦。

費理湘 假使她的父親是庚剛都亞路的一個鎖匠，你會不會有一刻想念及她呢？

保羅 你這話，想要啓發些什麼意思？

費理湘 要啓發你結一個門戶相當的婚姻……換句話說，結一個利益的婚姻。

保羅 我愛我的未婚妻。

費理湘 不是的。

保羅 我清醒地愛她。老實說，我很快樂，因為她非但給我幸福，給我愛情，而且同時給我前程的保障，所以我愛她！

費理湘 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只可憐你這樣有情，這樣有見解，都不過是小家子氣……我因此很傷心。

保羅 費理湘先生……

費理湘 假使你的婚姻純粹地爲的是愛情或金錢，雖則因此破壞了我們同居的樂趣，我還可以原諒你……凡是俯就一個很窮的女子，或高攀一個很富的女子，都算有幾分偉大的心胸。至於你呢，你也不俯就，也不高攀……你就地打滾！

保羅 幾點鐘了？

費理湘 九點二十分。

保羅 這女子，絕對地要她走了纔行。

第二齣

同上人物 羅賽德

羅賽德（出現於她的房門闔上，下樓梯。） 我也是的，我要走了纔行……日安……保羅

……
保羅 日安，羅賽德，

費理湘 是的，愛，你非走不可……這又是保羅先生的小家子氣。

保羅 您應該懂得……

羅賽德 當然，當然！

費理湘（向保羅） 你還等什麼？給她十個佛郎罷。

保羅 好，拿去罷。

費理湘 而且我請你去看玉荔在什麼地方，叫她預備些巧克力糖。

保羅 是的……好……我就去……這婦人，她到哪裏去了？……（呼喚）玉荔！（出）

第二齣

費理湘 羅賽德（其後）保羅

費理湘 羅賽德，我做了一個夢。

羅賽德 我的愛，這因為你伏着打睡的緣故。

費理湘 不。我做了一個夢，一個好夢。你來，我敘述給你聽。

羅賽德 我聽你說。

費理湘 你曉得，那百萬財主在樓上穿衣服？

羅賽德 呀！她還在這裏嗎？

費理湘 是的。呢，在我的夢裏，她在一個很大的花園裏的大路上散步，嬌柔無力地偎倚着她的丈夫的肩，而她的丈夫……就是保羅。

羅賽德 不！

費理湘 是的！有好些孩子在綠色的草畦上玩耍。我呢，我穿着玄青色的衣服，站在府第的門檻子上，微笑地望着這一雙美妙的伴侶……（指上衣的空鈕孔）那時節，我有一點

紅東西在這兒……（註一）

羅賽德 呀！我的愛……我的愛……我呢，我在哪裏？

費理湘 你嗎？……你不在。

羅賽德（欲哭） 吶……

費理湘 你不要哭我們可以假定你在洗手……只不在階臺上……如此而已……呀！這

（註一）費理湘的意思是說那時節他已入國家學會，有紅色的徽章。

府第真是說不出的好處……我不曉得這府第在什麼地方。

羅賽德 在西班牙，我的愛。(註一)

費理湘 也許吧。

保羅(入) 這真令人不懂。玉荔仍舊不見。我走進了她的臥房，看見她的床還很齊整的。

羅賽德 豈有此理！

費理湘 她在外面過夜了？

保羅 還有什麼好說的！……

費理湘 這還了得！

(註一) 法國俗話：「西班牙的府第」意思是說「吹牛」。

第四齣

同上人物 伴霞民

伴霞民（入） 日安，姑娘。

羅賽德 日安。

伴霞民（走下來，向保羅。） 您曉得，我抱歉得很。爸爸早該到來了，爲什麼這樣遲，我不懂。

保羅 小姐，請不要提起……區區小事，何必掛懷。

伴霞民 不，不，我分明曉得我終於弄到妨礙您的。我只找得出一種解釋：大約是爸爸所開的汽車又破了輪子了。

費理湘 那麼，這乃是清一色了。

保羅 小姐，您聽我說，我不曉得令尊在哪裏買來這些汽車。老實說，他也該試一試別的頭了。

羅賽德 我先問您，您睡得好吧？

伴霞民 很……很不好。

費理湘 真的嗎？

伴霞民 呢。

保羅 然而我的床到底……

伴霞民 唉！床是再好沒有的了！……只一層，您的家禽塢裏有一隻鴨子在那裏叫了一個

整夜。

費理湘 呀！對了，這是福烈德利克（註一）我們聽慣了。

伴霞民 我却不慣。究竟這鴨子怎麼樣的？

費理湘 牠有的是痛苦。

伴霞民 真的嗎？

保羅 是的……一禮拜前，我們吃了牠的妻子。

伴霞民 您聽我說，您絕對地應該送牠去會合牠的妻子。這更慈悲些。再者，這麼一來，人家
在您這裏可以睡得着……直睡到那驢子醒來的時候。我應該告訴你們，牠昨天一夜不

（註一）鴨的名字。

會睡着哩。

保羅 這是一匹母驢。牠也妨礙您的睡眠嗎？

伴霞民 天！一個人如果不會習慣，聽見了這不停止的驢聲……您的母驢是不是也有痛苦？

費理湘 是的。

伴霞民 你們怎樣害牠？

費理湘 沒有怎樣……牠的靈魂的狀況不是我所能够斷定的。這不久也會好了的。

保羅 你住口好不好！

費理湘 我沒有多說一句話啊！

伴霞民 巧克力糖呢？

保羅 沒有女僕。
幸

費理湘 最方便的莫如自己去。

伴霞民 對了羅賽德與我。

費理湘 我們也來幫你們的忙。

羅賽德 怎麼！您曉得……

伴霞民 這是我的拿手好戲。

保羅 您這人很好。我本來情願在別的情形之下與您認識……但是，總之，您這人很好。

伴霞民 呀當心，保羅先生，您不要變成太客氣的人罷。

保羅 爲什麼呢？

伴霞民（坐下來） 因爲我很可以趁勢逗留。

保羅 那麼，糟糕……

伴霞民（向羅賽德） 我把他嚇煞……

費理湘 這邊是廚房。（伴霞民與羅賽德出。費理湘向保羅。）假使是我，這樣的一個女子

從天上落到我的別墅來……

保羅 你真惹我生氣，你！（二人出）

第五齣

玉荔（其後）費理湘 保羅

（台上杳然無人，半晌，玉荔自後方推着雙座腳踏車入。）

玉荔 但願人家不知道我離家就好……這時候該是很不早了。

費理湘（入） 白糖嗎？好的……我就拿來。（瞥見玉荔把腳踏車靠門安放）原來是玉

荔！

玉荔 是的，先生。

費理湘 連同那腳踏車嗎？……唉！真是！

玉荔 幾點鐘了，先生？

費理湘 九點半鐘了，不幸的人家到處找您……

玉荔 我完了！

費理湘 天這是什麼神祕？

玉荔 先生，請您不要問得太嚴緊了！我的心苦悶得很。

保羅（入） 喂，夥計……白糖呢？

費理湘（指玉荔） 她來了。

保羅 您！您從哪裏出來的？您到了什麼地方？

費理湘 她是送腳踏車回來的。（他把車子安放好）

保羅 那汽車夫呢？他變成怎樣了？

玉荔 他在巴黎，先生。

保羅 但是這傢伙怎樣到了您的手裏？

玉荔 我對他說了不止一次，說這事結果是弄壞了的……

保羅 玉荔，我要您馬上給我說明……

玉荔 是的，先生，我就對您說明。但是，請您溫和地對我說，先生。如果您追得太緊了，我會大哭起來，就不能告訴您了……

費理湘 玉荔，恢復您的精神罷……

保羅 而且說罷。

玉荔 我做錯了事了，先生。我是很有罪過的。但是他把他的眼睛誘惑我……

費理湘 他把你帶走嗎？

玉荔 他答應過我，說可以回來得很早，使先生一點兒不知道。他本來說給我買頭等座，又給我坐汽車。我從來沒有坐過汽車……

保羅 後來呢？說呀！

玉荔 後來我們向火車站去。

保羅 在路上，車的輪子又破了嗎？

玉荔 不是的，先生。我們平安地到了火車站，至少還早了一個鐘頭。於是不曉得做什麼好。

他領我去看一個小池塘，在大路的右邊。先生，這池塘的風景很好。那裏有的是月亮，照下水裏，有很好看的回光。

費理湘 後來呢？

玉荔 後來他誘惑我，說了許多巴黎人的字眼。

保羅 略過去罷！

玉荔 不，先生，我不願意略過去……我要把一切都告訴了您。先是他問我過了十五歲沒有？

費理湘 後來呢？

玉荔 後來我說我有十八歲了。他說這是戀愛的年齡了。我說也許是吧。他說當然是的。後來我對他說：「放手罷！噯呀，人家會看見我們的！」後來他說：「這時候很不容易有人來的。」後來我說：「您是一個無賴，您……」後來他說：「我奈何我自己不得！」

費理湘 賤骨頭！下文我知道了！忽然間，火車頭的汽笛響了。

玉荔 是的，先生。

費理湘 這是火車到了車站。

玉荔 是的，先生。

費理湘 你們趕快跑去。

玉荔 是的，先生。

費理湘 於是你們錯過了牠。

玉荔 錯過了什麼，先生？

費理湘 火車。

玉荔 是的，先生。

費理湘 那麼……那無賴是幾點鐘走了的？

玉荔 下一次的火車是六點鐘。他對我說：「我在這裏等火車。」我呢，我步行把腳踏車拖了回來。

保羅 六點鐘……他要在八點鐘纔到巴黎……現在快到十點了。
費理湘 他不久就來的。

玉荔 他答應過我，說一定再來。他對我說他要補救……

保羅 又補救！

玉荔 不是補救汽車，先生……不是補救汽車！

保羅 這是乾淨的話！

玉荔 當然，先生把我趕出去。先生有道理。我沒有什麼好說的。

保羅 不，玉荔，我不趕您走。我把您看做汽車主義的犧牲者。我滿心可憐您，我仍舊把您收
留。

玉荔 任憑先生的尊意，但這不是本地方的習慣

保羅 怎麼？

玉荔 平常一個女子學壞了，人家把她趕走，於是她到巴黎，進音樂場去。

費理湘 讓她走罷……你沒有破壞她的職業的權利。

保羅 總之，如果您情願……

玉荔 唉！不，先生。我很願意在鄉下多住幾時……我的年紀這樣輕！

保羅 好，那麼，您到廚房裏去，看小姐們正在做巧克力糖。

玉荔 好的，先生。（出時，向費理湘。）先生，我做的事很不好。

費理湘 是的，好孩子。我希望您能够改過纔好……

玉荔 呀！先生，這話難說得很……我想我會再做的（出）

第六齣

費理湘 保羅

保羅 呀！不行！不行！我受不了氣！我的家給人家侵進了，我的房間給人家佔住了，我的女僕給人家弄壞了……賴丕斯多一家人都給我氣受！

費理湘 這是上流社會的人們……不像我們一樣。

保羅 試看這樣的一個汽車夫，我們就不能放心。我想這賴丕斯多小姐不會離開這裏。

費理湘 你說得太過了……

保羅 總之，雙方並進比一方面安全些，我們到電報局裏去，務必打電報通知賴丕斯多先生，說他的女兒在這裏。

費理湘 依你。

保羅 我告訴你一句話好不好？夜裏有人敲門的時候，永遠不該開門的。（二人出）

第七齣

伴霞民 羅賽德

（伴霞民自左方入，羅賽德隨入。她們捧着許多小盤子，與一大盤的巧克力糖。）

伴霞民 您看，我的成績很好。

羅賽德 看來很像有美味，可見您有成績了。

伴霞民（呼喚） 保羅先生……費理湘先生……唉！他們哪裏去了？

羅賽德（助她收拾桌子） 也許他們到大路上去窺探賴丕斯先生。

伴霞民 算他們沒有口福……我的肚子餓了，您呢？

羅賽德 我也餓了。

（二人就桌吃巧古力糖。）

伴霞民（向羅賽德） 您愛您的費理湘嗎？

羅賽德 呀是的，小姐！

伴霞民 他有才學嗎？

羅賽德 很有才學。

伴霞民 是的……我這話問得很笨……既然您愛他，當然覺得他有才學。

羅賽德 當然啦。

伴霞民 還有保羅諾爾孟先生呢？我們談一談保羅諾爾孟先生罷。既然您與他很熟，請您解釋給我聽聽，爲什麼我自從入門之後，他總是不喜歡我呢？

羅賽德 您怎樣會猜想……

伴霞民 我不是猜想，乃是斷定。喂，我們說良心話罷。我本人有什麼不好的地方，令他這樣惱我？

羅賽德 唉！小姐，您說的是笑話！誰不覺得您可愛呢？

伴霞民 哪裏！竟有人不喜歡我……有的是證據！

羅賽德 您聽我說……一則因爲保羅是一個膽小的少年，有一點兒怪脾氣，而且你們相會也唐突了些。二則因爲他訂了婚，所以對於別的女子，不得不……

伴霞民 我不懂。我也是訂了婚的。但是我遇見了少年的男子們的時候，我總是很溫和的，也沒有什麼妨礙。我甚至於想要說我只對於一個少年男子不很溫和……而這一個男子就是將來與我結婚的。

羅賽德 也許您太愛他了。

伴霞民 太愛他，就弄得脾氣不好了嗎？

羅賽德 有些時候……

伴霞民 依您說，我該是萬分愛他了，因為我自朝至晚都鬧弄他。

羅賽德 他喜歡給您鬧弄嗎？

伴霞民 我想是吧。至少他是強裝喜歡。您曉得，我因為太有錢了，所以我總不很知道人家

是愛我的錢呢還是愛我。這討厭得很，不是嗎？

羅賽德 爲什麼您想到這一層？

伴霞民 我不願意想，也不得不想。但是，您放心，我是不會傷感的。

（當在她們談到最後的幾段的時候，曼加蘇已與佛羅麗思出現於後方。他瞥見了伴霞民與羅賽德，遂在闕上止步，作欲進不進的樣子。）

第八齣

同上人物 曼加穌 佛羅麗思

曼加穌 (稍爲下來) 夫人們,我請你們恕罪。

羅賽德 先生,您想要……?

曼加穌 我先想要道歉,我不該毫無顧忌地闖進了你們家裏。這是一個本地人的錯處,因爲我們向他問保羅諾爾孟先生的住址,一定是他把一個不對的地址告訴我們了。

伴霞民 恰是這裏,先生。

曼加穌 呀!我以爲他自己住在這裏……

伴霞民 本來是的,但是……

曼加穌 我請您恕罪,小姐。(向佛羅麗思) 佛羅麗思,好孩子,煩你到外面去鑒賞一下子

風景,等到我叫你纔回來。

佛羅麗思 好的，爸爸。（出）

羅賽德（向伴霞民） 他本該是十點鐘纔來的。

伴霞民 他們早到了。爸爸遲到，恰恰相抵消。

曼加穌（監視着他女兒走了之後） 現在我聽你們指教。

伴霞民 呀！您是曼加穌先生嗎？

曼加穌 一點兒不錯。

羅賽德 先生，人家只在十點鐘等候您。

曼加穌 真的不錯，小姐。但是我稍爲改變了我的計畫，我並不懊悔。因爲這麼一來，我可以

證明……

伴霞民 先生，您聽我說。您這樣說下去，要弄成一大堆的誤會，可惜得很。

曼加穌 但是，小姐……

伴霞民 您相信我的話罷。今天早上，保羅諾爾孟先生家裏稍爲混亂，都是我弄成的。所以

您有要求我向您解釋的權利。

曼加蘇 我聽您說，小姐。

伴霞民 您認識費理湘俾達利特先生嗎？

曼加蘇 認識的。

伴霞民 姑娘是他的模特兒。

曼加蘇 好的。

伴霞民 保羅先生知道您要來拜訪他，所以他決定請羅賽德把位置讓給您，好教保羅先

生能够在這裏招待他的未婚妻，羅賽德已經很客氣地答應了。

曼加蘇 真的，假使是如此的，就好多了。

伴霞民 我一來，便把一屋子的人都弄得七顛八倒。

曼加蘇 真的嗎？

伴霞民 是的。我是伴霞民賴不斯多小姐，巧古力糖商人賴不斯多先生的女兒。

曼加蘇 不認識！

伴霞民（生氣） 天下只有您不認識！昨天夜裏，我坐汽車經過這鄉村，輪子破了，我停了車。不能修理，不能回家。保羅諾爾孟不得已，把我款待在他家裏。

曼加蘇 您來的時候是幾點鐘了，小姐？

羅賽德 約摸在晚上十點。

曼加蘇 在十二小時的時間內，您還沒有法子修理嗎？

伴霞民（漸漸着惱） 是的，先生……

曼加蘇 然而我似乎聽說汽車的進步……

伴霞民 却不過如此……

曼加蘇 於是保羅諾爾孟先生讓了一個房間給您……

伴霞民 是的，是他自己的房間（向羅賽德）他開始惹我生氣了！

曼加蘇 他自己睡在……？

伴霞民（大怒）先生！他睡在他想要睡的地方……我還識體統，不會調查清楚……

曼加穌 您這意外的事情，真令人聽不入耳！您承認我的話罷……

伴霞民 我什麼也不承認。總之，我最大的錯處，乃是事不關己也出頭！如果您要知道我深藏的心思，我就告訴您：我覺得您是一個村學究，一個蠢才……好。

曼加穌 小姐！

羅賽德 請你們放安靜些罷！

伴霞民 呀！因為他說了許多話挑撥我，使我生氣。這先生，連賴丕斯多家的巧古力糖店子也不認識！

曼加穌 我敢說，在這情形之下……

伴霞民 保守住您的保羅諾爾孟罷！……天保佑他同您的女兒結婚，快樂一輩子……如果她像您一樣，那就是一個潑婦了！……羅賽德，來罷……（與羅賽德出）

第九齣

曼加穌 佛羅麗思（其後）保羅

曼加穌 奇哉怪事！我一生是統治人的，不會遇着這種事……（呼喚）佛羅麗思！

佛羅麗思（自後方入） 爸爸？

曼加穌 好孩子……我知道你是很富於感情的人，我要好好地給你一個預備，萬一有嚴重的事情發生，好教你沒有損害。

佛羅麗思 嚴重的事情嗎……關於什麼的？

曼加穌 關於你的婚姻的……

佛羅麗思 呀！天啊！

曼加穌 我哀求你不要發昏……你受了你的可憐的母親的遺傳，很容易發昏。一個人不是在自己家裏的時候，最討厭就是發昏了……

佛羅麗思 爸爸，我預備硬撐着……究竟有什麼事？

保羅（自後方入） 曼加穌先生……佛羅麗思小姐……（奔赴他們）你們近來好嗎？

（握曼加穌的手）真是喜出望外……我料不到你們來得這樣早！

曼加穌 然而我們畢竟來了……

保羅 這越發好了……我可以同我的未婚妻接吻嗎……

曼加穌 是的……如果您有純潔的良心……

保羅 呀好……（吻佛羅麗思）天！我多麼快樂！您呢？

佛羅麗思 我也一樣。

保羅 你們很容易找到這屋子嗎？

曼加穌 容易得很。

保羅（執心）而且……誰接見你們！

曼加穌 沒有人！

保羅（自語）教我捏了一把汗！

曼加蘇 誰能接見我們呢？……您獨自一人住這屋子，而您又出去了。

保羅（窘）當然啦。

曼加蘇 您自己住在這裏，不是嗎？

保羅 是的，……這是說……同費理湘在一起。

曼加蘇 當然。假使這屋子裏有任何的不規則的事情，您是決不肯在這裏招待您的未婚妻與她的父親的。

保羅（窘，強笑。）這是不用說的。

曼加蘇 您曉得我在這上頭是很嚴的！

保羅 您的話有道理！

曼加蘇 佛羅麗思，好孩子……出去鑒賞一吓子風景……

佛羅麗思 我已經看過了……

曼加蘇 去……

佛羅麗思 好的，爸爸。(出)

曼加蘇 不要說謊了，先生……我認識她們，我已經看見了她們！

保羅 誰？

曼加蘇 羅賽德與伴霞民……

保羅 天啊，天啊……叫我吃不了兜着走……

曼加蘇 您冒險地讓佛羅麗思在這裏與俾達斯特先生的蕩婦碰頭，已經了不得……而

且，我是您的經理，您的未來的岳父，您却教我受那賴丕斯多小姐賜了無數的辱罵！唉！真

是到了極點了！

保羅 她辱罵了您嗎？

曼加蘇 怎麼？

保羅 我不覺得奇怪。這原是一個要不得的女子……自從昨天晚上她在我家歇下之後，

我真所謂步步招災。

曼加蘇 我說不出我此刻的狀況……我的手震顫了……我的領子妨礙我了，我的肚子發燒了！……

保羅 她就走的，曼加蘇先生，她就走的，我們再也不與她見面了。

曼加蘇 不行，先生，不行！我讓位給她罷！我另揀一個女婿，要他有好些的交遊，不像您所交遊的人們這麼令人難堪！……

保羅 這是不可能的！……這女子做錯了事，您打算懲戒在我身上嗎？

曼加蘇 在我這樣地位的人斷不能甘心忍受這樣的恥辱……您要我不走嗎！……那麼，我要求道歉纔行！……

保羅 我跪下來告罪！……

曼加蘇 我不應該要您道歉！……

保羅 您要她道歉嗎？……

曼加穌 是的，先生……

保羅 這個等於說您決定走的了……我決不能得到她的同意的！

曼加穌 我的話已經說出來了。但是，我的性情的成分，有五分剛，有五分柔。現在我到花園裏會合我的女兒，在那邊等候您五分鐘……如果過了期限，伴霞民賴丕斯多小姐還不好好地向我道歉，說她悔不該叫我做村學究與蠢才，那麼，我就走……我的女兒知道了，一定發昏，我把她背起來，回巴黎去，此後我把您抹殺，我的生活裏沒有您了！

保羅（沮喪） 好的，曼加穌先生。

（曼加穌先生出）

第十齣

保羅 伴霞民

保羅 我真用不着嘗試……

伴霞民（自右方入） 奇了！奇了！……爸爸老是不來！

保羅 唉！小姐，我再也不像剛纔那樣渴望他來了！

伴霞民 呀！您與我熟起來了嗎？

保羅 不！唉！不！……但是，因為此後您再也不能添上別的大禍給我……

伴霞民 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保羅 沒有什麼！您成功了，把我的婚姻破壞了……

伴霞民 我嗎？

保羅 曼加穌把你們會面的情形告訴了我。您待他和氣極了！

伴霞民 呃……我放硬了些，把他按下去……這是他與我的事情……與您沒有關係！

保羅 他倒不是這樣見解。

伴霞民 我料不到他這樣傻……後來怎樣？

保羅 後來，小姐，一切都完了，因為我要他不走，他却提出了一種不可能的條件……

伴霞民 ……什麼條件？

保羅 唉！……同您說有什麼用處呢？

伴霞民 如果這條件不關涉到我……

保羅 恰恰因為關涉到您，所以犯不着同您說……

伴霞民 先說再看……說出來您有什麼危險呢？

保羅 唉！現在沒有什麼危險了。這倒是真話……曼加蘇先生不了解您，他敢說要您向他

道歉……這真是滑稽得很……

伴霞民 我是辦不來的！

保羅 唉！一點兒不錯。

伴霞民 喂，保羅……您猜錯了，我要給您一個證明……

保羅 怎麼？

伴霞民 您的曼加蘇在哪裏？

保羅 在花園裏。

伴霞民 您去找他來罷！

保羅 您同意了嗎……

伴霞民 這不算一回事。昨天夜裏，多蒙您……給了我許多不良的印象……然而到底……

……我把您所最愛的佛羅麗思奉還給您……

保羅 呀！小姐，您竟肯做好事了……您是一個好心人，良心與靈魂都算是天下無雙的……

……

伴霞民 大約您拚命要您的佛羅麗思了……

保羅 還算是的……不錯！

伴霞民 將來您結婚之後，該教她學會穿衣服……她沒有奶子，您不能給她的奶子……

但是，她不時髦，也許您能教她學時髦……

保羅 小姐，您不要破壞了您的好事罷……剛纔您已經把您的性情壓了一吓子……請

您不要讓牠再發作罷！……

伴霞民 您去找您那兩個怪物來罷！讓我跪下去向他們請罪……

保羅（指着自後方出現的曼加蘇） 他在那邊……（走去找他）曼加蘇先生……

第十一齣

同上人物 曼加蘇（其後）佛羅麗思

曼加蘇（入） 五分鐘過了。

伴霞民 呀！還有時間的條件嗎？

保羅 曼加蘇先生，賴丕斯多小姐有話，想要同您說……

曼加蘇 請說罷！

伴霞民 先生，我雖則是無心之過，但是我覺得如果把同一個鼻孔出氣的人們分隔開了，

實在抱歉得很……所以，剛纔我們會面的時候我說出了我心裏想說的話，我現在向您道歉。

曼加蘇 是您心裏想說的？

伴霞民 我想到什麼就說什麼……這是我的一種美德。

保羅 我想您是滿意的了？

曼加蘇 恰恰够！

伴霞民 這話說過了，讓我再加一句：剛纔我的批評厲害了一點兒，也因為您一方面批撥之所致！

曼加蘇 怎麼？

保羅 小姐，事情已經完了！……

伴霞民 對不起！假使先生所說的話裏不含有汗辱我的一種假定，我決不至於冒昧地得

罪先生……

曼加穌 但是……這是一場教訓了……

伴霞民 您說是呢就是。

曼加穌 我是不承受的。

伴霞民 我到底還是給您。

保羅 我們談別的事情罷……

曼加穌 小姐，您生成是無禮的……

伴霞民 我覺得比遺傳的糊塗性情還好些……

曼加穌 這分明說我是一個呆子，只說彎了些罷了……

伴霞民 我還怕嗎……

保羅（重重地坐他的椅子） 糟糕！

曼加穌（呼喚佛羅麗思） 這種道歉……——佛羅麗思……——比那尋仇的話更無

禮些……佛羅麗思……

佛羅麗思（入） 爸爸？

曼加穌 好孩子，放硬撐些！……這兒離大路還有一千八百公里。你不要發昏到家裏再發

昏不遲！

佛羅麗思 什麼事，爸爸？

曼加穌 剛纔你的父親又給人家辱罵得很厲害……你的婚約解除了……

佛羅麗思 天……呀……（倒在他的懷裏）

曼加穌 真把人累煞……她受了她的母親的遺傳……

保羅 我去找些還魂砂來……

曼加穌 用不着……我把她駝到火車站就是了……

保羅 曼加穌先生，我要痛苦死了……

曼加穌 我滿心希望哩……告別了，先生（負女兒出）

第十二齣

伴霞民 保羅 (其後) 費理湘

保羅 (回向伴霞民) 小姐……

伴霞民 這是我道歉的最後一次，令人太難堪了……

保羅 尤其是我！

費理湘 (自右方入) 小姐，一切都好了，您的父親的汽車來了……

保羅 來得太早了！

費理湘 (瞥見弄好了的巧克力糖) 這是我的巧克力糖…… (向保羅) 您怎麼樣了？

保羅 曼加蘇先生從這裏出去了……小姐辱罵了他。我的婚約解除了……

費理湘 這是料不到的……

保羅 完全料不到。

伴霞民 我說您一句好不好……您沒有一點兒勇氣……

保羅 這是很可能的……自從昨天晚上以來，我的勇氣漸漸的給您磨滅了……

伴霞民 一切都還有法子想。您的生活裏快沒有我了……

保羅 我開始懷疑您的話。

伴霞民 您放心……包您再得到您的佛羅麗思！

費理湘 這是不用說的。

伴霞民 說也奇怪，意外的事的妙處，你們都不曉得欣賞……意外的事……這乃是生活

裏唯一的樂趣！

費理湘 而且，哲學也要的。

伴霞民 說老實話……我應該比您就心千倍哩……

保羅 您！

伴霞民 我似乎覺得昨天晚上這一場意外的事顯然有嫌疑的痕跡，以致人人都猜疑起

來……

保羅 正因這個，所以我惹了是非了……

伴霞民 還有我呢！……我也是訂了婚的……誰曉得明兒巴甫查克先生怎樣猜想？

費理湘 這是真的話。

伴霞民 好，我非但不因此心驚膽怕，而我從另一個好的方面設想……

保羅 如果您找到另一個好的方面，我就快活了！……

伴霞民 這乃是現成的。這一件事可以試驗愛克多的愛情……

保羅 不要說了罷！

伴霞民 明兒他一定發怒……一定同您吃醋……一定吵鬧一場……於是他越吵鬧，我

越愛他……

費理湘 這女子倒很剛強……

第十三齣

同上人物 玉荔 賴不斯多

玉荔（入而傳報） 小姐的父親到！

保羅 畢竟來了！

伴霞民（走向賴不斯多） 日安，你

賴不斯多 日安，我的女兒。我很不快樂，我的女兒。你把我介紹這兩位先生罷！

伴霞民 這一位是費理湘俾達斯特先生，是一個大畫家……這一位是保羅諾爾孟先生，

是互助部的編輯員……這是爸爸……好……

賴不斯多（向保羅） 先生，我很感謝您這樣好意地收容伴霞民……班克萊告訴了我

保羅 先生，請不必提起……這是很小的事情……

費理湘 我們已經不勝榮幸之至……

賴丕斯多 先生，您容許我，不是嗎？……我非責罵我的女兒一頓不可！等一吓我再也想
起了，真的……

伴霞民（吻他） 我原值得罵……

賴丕斯多 伴霞民，這不是玩話……你聽我說，假使你養成了習慣，夜裏不回家，你就有過
失了。

伴霞民 你對於我，變成嚴厲的人了。

費理湘 在這一場小小的意外，有些命運的關係，這是不能否認的！

賴丕斯多 我很曉得……唉！當然，這不是要緊的事……我還想要說我很喜歡，因為我因
此認識了你們兩位。

保羅（顯然有不好的脾氣） 先生，請您相信我的話，我也一樣地喜歡……

賴丕斯多 我說一句很老實的話，親愛的先生，您實在沒有喜歡的樣子。

伴霞民 保羅先生剛纔遇見了一場不如意的事情，關係不小。

賴不斯多 唉……可惜。

伴霞民 他訂過婚而他的婚約解除了。

賴不斯多 天怎麼弄得這樣的？

伴霞民 因為我與他的岳父辯了一場。

賴不斯多 你嗎？

伴霞民 是的……而且這一場辯論裏頭，一切都是那先生沒道理，這是不用說的。

費理湘 唉！這個……一切都是他沒道理？

賴不斯多 您在場嗎……

費理湘 不，先生。

賴不斯多 這沒有關係……剛纔我已經責罵了你，我不願意再罵，但是，假使你這樣地養

成了習慣，弄得你所不認識的人們解除了婚約，你就有罪過了。

保羅 幾點鐘了？

賴丕斯多 我與您意氣相投得很，先生。此刻是十一點了。

保羅 十一點半以前沒有火車。我可以在車站裏找着他們。我要跪下去哀求曼加蘇先生。

賴丕斯多 我也勸您如此。

伴霞民 而且我相信一切都可以弄妥的。請您把您所想到的我的壞處都告訴了他，又聲

明我已經走了，那麼，他就同您仍舊親熱起來了。

保羅 您以爲嗎？

賴丕斯多 這是當然的。

保羅 呀！小姐，如果我的佛羅麗思失而復得……

伴霞民 總之您的生活裏有一段美妙的情感乃是我之所賜，還有什麼不是的！

保羅 那麼，我真是一生感謝不盡。

伴霞民 好，告別了……祝您順利！

賴丕斯多 親愛的先生，再謝謝您！

保羅 不要客氣，先生。我永遠願意效勞。（出）

賴丕斯多 他的脾氣真好。

伴霞民 這是一個沒有出息的人，然而還不壞。

費理湘 呀！我生怕事情和解了……

賴丕斯多 怎麼！您怕什麼？

費理湘 當然……這是一頭沒道理的親事，我不贊成……也能！

賴丕斯多 說到親事……你曉得愛克多巴甫查克今天早上來看望你嗎？

伴霞民 後來呢？

賴丕斯多 後來他知道你沒有回來，於是他心煩意亂起來。

伴霞民 這不算什麼一回事。我寧願他不心煩意亂還好些！

賴丕斯多 他跳上了汽車，到叔特蘭西家打聽消息去。

伴霞民 他到安得利那麼，他該是從這裏經過了。

賴丕斯多 大概是的。

費理湘 有兩條路可走。

伴霞民 那麼，大約他是走另一條路了。他笨到這地步……

賴丕斯多 這麼一來，他可以娛樂一天。

伴霞民 恰是他該倒霉！

賴丕斯多 噫……噫……您聽見嗎？她欺負她的未婚夫活像欺負她的父親一樣！

費理湘 這還算是幸福哩……

賴丕斯多 當然！女兒，我們可以打算向先生告別了。

伴霞民 還不是嗎……請你容許我爬到我的臥房裏去。

賴丕斯多 你的臥房？

伴霞民 是的。上面第一層樓乃是我的臥房。我預備好了就來。一會兒見。（上樓梯）

費理湘 她這人妙得很。

賴不斯多 是的……有一點兒特別，妙却妙。

伴霞民 喂，費理湘先生，您以為爸爸怎麼樣？他時髦不時髦，叮

費理湘 很時髦，小姐。

伴霞民 您猜他幾歲？

賴不斯多 嚶呀，女兒！

費理湘 四十歲……還不夠。

伴霞民 他五十四歲了，老費。他這造我的人，您猜他硬撐不硬撐？而且，風流的生活……他

也在裏頭。

賴不斯多 伴霞民小姐……

伴霞民 沒法子叫他在早上三點鐘以前回家。

賴不斯多 你呢！你簡直不同，比我更強呢！

伴霞民 回答得好……我就來。(出)

賴不斯多 她那一張嘴真厲害!

費理湘 一點兒不錯。

賴不斯多 而且您還看不透她，因為她在這裏還有點兒顧忌，至於她沒有顧忌的時候……

……她更有趣了。

費理湘 我也這樣猜想呢!

第十四齣

賴不斯多 費理湘 班克萊

班克萊(入) 老板……

賴不斯多 呀!你來了!喂,修理好了嗎?

班克萊 差不多完了,老板。我要些水放進發動機裏。

費理湘（走向門口）再容易沒有了……玉荔！拿些水來給這汽車夫。

玉荔的聲音 好的，先生。

班克萊（自語）糟糕！

賴丕斯多（看見桌上弄好了的巧古力糖）這是哪一家的巧古力糖？

費理湘 不曉得。

賴丕斯多（嘗試）這不是賴丕斯多字號的。

費理湘 我們等候您給我們送些來……

賴丕斯多 在這件霞民預備的時候，我們參觀主人的地方好不好？

費理湘 您是不是開玩笑？

賴丕斯多 沒有的事……這裏很好，剛纔我看見花園的後方有一個養鷄場。

費理湘 好，那麼，來罷。我給您看那樹子。

賴丕斯多 呀！有一棵樹子嗎？

費理湘 是的，這樹子是兩家共有的，因為牠生在兩家的地皮交界的地方。
賴不斯多 我要去鑒賞鑒賞。（他們出）

第十五齣

班克萊 玉荔

班克萊（自語）糟糕！這可逃不了！

玉荔（入）一桶子水來了。

班克萊 日安，姑娘。

玉荔 日安，綠湘。

班克萊 您很好嗎？

玉荔 綠湘，您不愛我了嗎？

班克萊 我嗎？我萬分愛您。媽的！

玉荔 您不吻我嗎？

班克萊 我怕有人來。

玉荔 在加意陽的時候，您不是這樣膽小的啊。

班克萊 早上兩點鐘，在鄉野裏，什麼都好辦。但是，這兒……

玉荔 呀！班克萊先生，把您這一桶子水拿走罷……我看得很清楚，是完了的！

班克萊 我不能看見一個女人流淚，媽的！

玉荔 我只是您的一時的嗜好，現在您又愛了別人了，我敢斷定。

班克萊 唉，我又動心了！媽的！

玉荔 告別了！

班克萊 玉荔……我不愛別人，只喜歡您。

玉荔 這是真話嗎？您是個正氣的人嗎？

班克萊 我是一個很正氣的人！

玉荔 不，不……我不相信您，您去罷！

班克萊 我說一句話使您相信我，好不好？玉荔……將來我非您不娶！

玉荔 您肯發誓？

班克萊 是的，我發誓！

玉荔 唉，我真快活！我真快活！我給您把這一桶子水送出去。

班克萊 我不忍……

玉荔 我要做，我要做……我很喜歡做……既然您將來非我不娶……（上去）

班克萊（隨她，臨出的時候。） 呸，她可以放心罷……我已經結過婚了，媽的！（二人出）

第十六齣

羅賽德（其後）賴丕斯多

羅賽德（自右方） 費理湘說我可以不走，沒有什麼妨礙。所以……

賴不斯多（自左方入，作向人說話狀。）對了，親愛的費理湘，您監視修理罷。我等您。（瞥

見羅賽德）唉，好一個漂亮女子……

羅賽德 先生……

賴不斯多 姑娘……您容許我自己介紹嗎……我是賴不斯多小姐的父親。

羅賽德 唉！是的。

賴不斯多 您呢？

羅賽德 我是羅賽德……費理湘的模特兒……

賴不斯多 欽佩，欽佩。我十分愛模特兒……而且我很愛圖畫。

羅賽德 圖畫很美麗。

賴不斯多 是的……模特兒也很美麗……尤其是您。

羅賽德 您太客氣了。

賴不斯多 我決定與費理湘先生常常來往……將來我到他的畫室裏看望他，我希望能

夠在那裏遇着您。

羅賽德 先生……

賴丕斯多 我……我在剩下來的時間，也學畫的，如果您願意的話……

羅賽德 我願意什麼，先生？

賴丕斯多 做我的畫興的啓發者……

羅賽德 呸！先生，您枉費心機了……我只給我的愛人畫罷了。（出）

賴丕斯多 妙！我頂高興碰釘了！

第十七齣

賴丕斯多 費理湘 愛克多

費理湘（入） 賴丕斯多先生，愛克多巴甫查克先生來了。

賴丕斯多 親愛的愛克多！呀！很妙的意外！您怎麼會摸到這裏來的？

愛克多 我從安得利回來，心焦到了極點。忽然看見您的汽車，於是我停了車就來了。

賴不斯多 一切都好了。伴霞民在預備，讓我催班克萊去。一會兒見。（出）

費理湘（自語） 不曉得行不行……讓我試一試……（高聲）請坐，先生。

愛克多 謝謝……我受了幾分刺激。

費理湘 大約是耽心吧？

愛克多 一點兒不錯……是耽心。

費理湘 請您放心。賴不斯多的身體很好。一切經過的事情，我簡單地報苦您一句！昨天晚

上，恰在她的汽車到了我們的門口的時候，兩個輪子都破了。

愛克多 四個？

費理湘 四個。

愛克多 同時？

費理湘 同時。

愛克多 您該承認這是一樁奇事！

費理湘 爲什麼呢？平常的汽車，往往是一個一個輪子獨自破了的，我纔覺得希奇呢！本來四個輪子都是一個工廠裏造出來的，走的路相同，遭逢的命運相同，本該同時破了纔合道理啊。

愛克多 這也罷了。但是，在這沒道理的鄉村裏，甚至於沒有一個很鄙陋很鄙陋的一個小客棧，讓一個女子在汽車壞了之後可以在那裏休息幾個鐘頭的嗎？

費理湘 沒有一個鄙陋的客棧，沒有一個很小的旅館。但是，您放心，保羅先生對於您的未婚妻，非常殷勤。她在他的臥房裏睡了。

愛克多 在他的臥房裏！

費理湘 是的。但只獨自一人。保羅先生却在這椅子上睡了。今天早上，他去喚醒她。

愛克多 去喚醒她？

費理湘 是的……他一進門，她猛然叫了一聲，好聽得很。後來大家一塊兒做巧克力糖，大

家很和氣地等候爸爸賴不斯多。好，完了……再也沒有什麼了……沒有什麼了……您聽了這清白的報告，應該看做鄉村的佳話。

愛克多 天啊！……天啊！……

費理湘 我用不着說，您是知體的。從前賴不斯多先生不相認識，從來沒有見過面，只這一場意外，使他們會合了。我以我的人格擔保我這話是真的。

愛克多 謝謝，先生。您是一個好人。您對於我，這樣意氣相投，我一輩子也忘不了您。我打算同伴霞民大鬧一場……

費理湘（自語）呀，不啊！不啊！（向愛克多）先生，您聽我說，既然您我意氣相投，您容許我向您進一個忠告嗎？

愛克多 歡迎之至！

費理湘 好，我說了罷。我們曾經與霞民談起您。

愛克多 真的嗎？

費理湘 您一心要成就這婚姻嗎？

愛克多 這是不消說的！……

費理湘 我也看得出。一則賴不斯多小姐是一個妙人；二則，不用說，這當然是一個財源。

愛克多 一點兒不錯，先生。一切都可以使我看見他年的光明之路。

費理湘 那麼，如果您覺得這一次的事件裏頭有些苦味……

愛克多 我相信您這話……

費理湘 您就忍氣吞聲罷！不要責備人家一句，不要指摘人家一處，應該滿面笑容，做出很客氣的樣子。

愛克多 話雖如此說，我最低的限度……

費理湘 她聲明過了：只要您指摘她半句，表示三分不滿意，她就還您的自由呀！她真厲害得很！

愛克多 唉！我曉得她！

費理湘 好，我已經預先通知您了。

愛克多 好的。我自己節制一吓罷，但是這太不容易了。

第十八齣

同上人物 伴霞民

伴霞民（在樓梯上） 好，我預備好了……呢？愛克多？

費理湘 巴甫查克先生纔來的。

愛克多 您……您好嗎，伴霞民？

伴霞民（下樓） 很好，愛克多，我謝謝您。

費理湘 我告退了。你們該是有許多許多話說的。一會兒見。

伴霞民（向費理湘） 我希望他把我大罵一頓。

費理湘 這是很可能的，如果他愛您的話。（出）

愛克多 清晨的天氣真好極了。

伴霞民（自語）他不敢！（高聲）愛克多，我自己曉得我的品行有幾分不妥了

愛克多 唉，我們不要說這個罷！……

伴霞民 怎麼不呢！說罷。我偏要談這個。我要您把心裏所想的都說了出來。

愛克多 伴霞民，我在想：如果汽車走得順利，我們可以趕得到巴黎吃中飯。

伴霞民 關係不在這上頭。我值得您責備，我自己知道的。請您打開心腸告訴我罷。

愛克多 唉！我不懂您的話。在這一場小意外上頭，我絲毫不覺得希奇，也沒有什麼可責備的。

伴霞民 真的嗎？

愛克多 真的。

伴霞民 那麼，您覺得您的未婚妻獨自一人夜裏在路上往來，直到上午十一點鐘還不回

家，這都是很自然的嗎？

愛克多 汽車出了事，這是無可奈何的。

伴霞民 您的未婚妻在一個少年男子家裏過夜，睡在這少年男子的臥房裏，您還不在乎，

是不是？

愛克多 只一個人睡，伴霞民，只一個人睡！

伴霞民 您怎麼曉得呢？

愛克多 噫呀！

伴霞民 人家向您解釋，您沒有一句話辯駁，就忍受了嗎？假使是人家騙您的呢？

愛克多 人家不會騙我的。

伴霞民 假使我原先認識這少年男子，我們大家計畫好，故意裝這圈套呢？

愛克多 我絕對懷疑不到這一層。

伴霞民 這倒是真話！

愛克多 我相信您的人格。我笑了一笑，也就不說什麼。

伴霞民 不行，不行！我絕對料不到人家這樣對待我！

愛克多 伴霞民！

伴霞民 我生平的美夢都打破了。

愛克多 您說什麼？

伴霞民 我說：假使您真的愛我，您這一來，一定是怒氣沖沖的，滿心憤激，您把我當做一個最卑賤的人看待，說我這樣輕佻是超過了規矩，說我是一個無價值的，糊塗的女子……也許比這更壞，先生，比這更壞，您可以罵我做個蕩婦。您一定馬上走了，把門猛然一磕，聲明我們此後斷絕關係，陪起眼睛望着我，表示您的鄙薄與怨恨。——這就是您應該有的態度，先生。呀！假使您有這種舉動，我該是多麼愛您啊！

愛克多 您說得太多了！自從您在這樓梯上出現之後，我忍氣吞聲，一句話不說……此刻我要說了……是的，伴霞民，您做的事……

伴霞民 太遲了，先生，太遲了！您忍耐太久了。我太懂得您了！我太看得清楚了！我永遠不能

做您的妻子！

愛克多

伴霞民，您不能……

伴霞民 也許您希望補救嗎？好，我索性對您聲明：我記得聖經裏有一個女子——我想不起她的名字，她守着她的女貞，一直到一百六七十歲，我寧願學這女子做一輩子的處女，不肯給您破了我的女貞！

愛克多

我哀求您……

第十九齣

同上人物

賴丕斯多

伴霞民（私向進來的賴丕斯多）

呀爸爸！你來得恰好！

賴丕斯多 又有什麼事了？

伴霞民 有的是：我與先生永遠告別。

賴丕斯多 你們再也不結婚了嗎……

伴霞民 呀！不！

賴丕斯多（向愛克多） 您又怎樣得罪她了？

伴霞民 等於最厲害的辱罵……他沒有責備我。

愛克多 賴丕斯多先生，我希望您勸她懂得……

伴霞民 懂得什麼？懂得您只希望要我的嫁奩嗎？我都懂得了。

愛克多 我受侮辱到了這地步，只好告退了。

伴霞民 您早該走了！

愛克多（向賴丕斯多） 告別了，先生……

賴丕斯多 我很抱歉……

（愛克多出）

伴霞民 呀！傻子！傻子！

賴丕斯多 噯呀，女兒，今天上午，這裏沒有婚姻可以打破的了……我們走罷。

伴霞民 再者……這是您的罪過，爸爸！

賴丕斯多 好的，這竟是我的罪過了！

伴霞民 你太放縱我了……您任憑我無法無天，只曉得順着自己的脾氣，養成了習慣。於是僕人們，親戚們，朋友們，未婚妻們，未婚夫們，都看慣了，都等候我做錯一件事，或說錯一

句話，給他們開心！

賴丕斯多 假使我料到……

伴霞民 因此之故，我一生沒有一個人指導我，忠告我。我只是順着我的興致，而我的興致十次裏有九次是不合理的，却從來沒有一個反抗過我……唉……說起來真令人傷心！

賴丕斯多 你真討厭！

伴霞民 好的，不錯……好了，我自從出世以來，這是第一次聽見你一句好話了。

第二十齣

同上人物 保羅

保羅（入）當着四十三個搭火車的人的面前，曼加蘇先生把我叫做壞蛋！……佛羅麗
思仍舊發昏。

賴丕斯多 呀！親愛的先生！您出去之後，這裏又有快樂的事情發生。我的女兒把她的未婚夫趕走了。

保羅 先生，我老實對您說，我不管。如果她這壞脾氣有時候害了她自己，這是她活該！

賴丕斯多 先生，您容我說您一句，您大約因為傷心，所以動氣吧？

保羅 你們要走了嗎？

賴丕斯多 是的，先生。

保羅 好，那麼，在你們未走以前，我非說兩句不可不說的真情話不可。

賴丕斯多 先生！

伴霞民 讓他說罷。

保羅 您是我生平所未見的一個受過最壞的教育的女子。您在生活之路上，像一個溜鬚的馬，到處降災降禍，沒有一個人敢說您可惡。好，我就敢說您……

伴霞民 唉！到底到底我發見了一個人能照我的希望對待我的了！

賴丕斯多 夠了，先生……

保羅 不，還不夠。您不要以為您有錢，您怎樣胡為都不要緊。您想錯了。那怕您更富些，有些

罪惡不是錢可以彌補的！

伴霞民 再說！再說！

保羅 假使從前有人說出您的錯處，就是您的大恩人了！

賴丕斯多 先生……

保羅 傻丫頭！傻丫頭！

伴霞民（眉飛色舞地）
爸爸！爸爸！我喜歡這男子……
賴不斯多 呀！這不行！

——幕閉——

第二幕

佈景：——互助部的一個辦事室。——後方兩個窗子。二窗之間，一張寫字檯。右邊角上有門直通部裏的走廊。右邊，台的第一行，一張寫字檯；左邊，第一行，一門直通總經理的辦事室。左邊，第二行，一張寫字檯；好些椅子，小凳子。電話機在右邊，第一行。

第一齣

杜披（其後）曼加蘇
布瓦西

（二人皆就寫字檯前坐下。杜披閱一張報紙。布瓦西寫字。）

杜披 這個禮拜又有兩宗罪案，本月一共有十二宗了，如果我沒有算錯……而這時候，恰是人家想要取消死刑的時候呢……布瓦西，您是主張取消的嗎？（布瓦西不應）布瓦

西先生？

布瓦西 哦！對不起，杜披先生。

杜披 我敬請先生指教：您是否主張取消死刑的一派？

布瓦西 唉！杜披先生……

杜披 是的……您對於這個沒有意見。您是一個編雜誌的，只有一個穿緊身衣的小婦人的事件纔與您有關係。再說，好像您對於互助部的職務……您是不管的！

布瓦西 唉……杜披先生……

杜披 而且您很有道理。親愛的同事，您辦雜誌罷，這並不妨礙您高陞。而且還可以留些位置給我們的首領，做個人情……

布瓦西 但是，杜披先生，實際上……

杜披 我說的不是賭氣的話。我沒有奢望了，因此也就沒有憂慮了。您是二十世紀的新人物，爲目的不擇手段。因爲薪水太少了，所以靠着些不道德的文章以資彌補。我也許可憐

您，却不責備您。委身於國的人，應該另有一種氣概。我這樣嘮叨，大約打斷了您所做的浪漫的詩了……我向您告罪……請您繼續下去罷……（仍舊閱報）

布瓦西 我謝謝您，杜披先生……（仍舊寫字）

杜披（唸）「今天材料太多，我們不得已，把餘與欄的續稿改在明天登載……」這個很妙……也罷……（摺起報紙）今天是誰值日？（布瓦西不答）布瓦西先生

布瓦西 先生，唉！對不起，杜披先生。

杜披 我敬請先生指示，今天是誰值日？

布瓦西 是諾爾孟，杜披先生。

杜披 呀！原來是保羅諾爾孟——我們的未來的副頭目……五年前，這少年是我指導他做工的，明兒却是他發號施令了。這人乃是另一種人……他要經理的女兒。這是一個走捷徑者。您曉得什麼叫做走捷徑者嗎？

布瓦西 我相信您……這是我的雜誌的阿爺。阿媽乃是廣告。意思很好。是不是？

杜披 好極了！

布瓦西（唸） 「我要與全世界挑戰，

瞧不起什麼廉恥；

沒有什麼可以打動我的心，

沒有什麼可以擾亂我的意。

我是一個走捷徑之士。」

這是進場的一首。

杜披 我覺得這是一首糊塗詩。

布瓦西 唉！杜披先生！

杜披 而且我覺得您的雜誌都是糊裏糊塗……

布瓦西 真的嗎？

杜披 是的。我這是平心靜氣的話，是旁觀者的話。

曼加蘇（自左方入，在門口止步。）
杜披先生？

杜披（連忙上前）
經理先生？

曼加蘇
煩您給我抄這份報告下來，好不好？這是今天下午四點鐘一定要的。

杜披
當然可以的，經理先生。

曼加蘇
諾爾孟先生沒有來嗎？

布瓦西
是的，經理先生。今天是他值日，所以要等到十點鐘他纔來。

曼加蘇
很好（出）

杜披（施禮）
經理先生……（曼加蘇出後）老貨……害人的怪物……今天下午要

抄四頁……爲什麼不叫保羅諾爾孟先生抄去呢？……

布瓦西
因爲您寫得一筆好字！

杜披
是的，先生，我寫得一筆好字！我的祖父就會寫工筆字，不覺得可恥。但是不見得會寫的人就該多寫！我打算不抄這一個報告。

第二齣

同上人物 保羅

(保羅入，面帶憂慮之色，走到衣鈎前，把帽子外衣掛好，)

保羅 日安，先生們！

布瓦西 日安。

杜披 日安，諾爾孟先生。您遲到了五分鐘了，諾爾孟先生。

保羅 不是我遲到，乃是火車遲到。

杜披 誰強迫您住鄉下呢？

保羅 您聽我說，杜披先生，我寧願即刻告訴了您今天我的脾氣很不好。

杜披 叮？

保羅 是的。我如此佔了你們的職分，我特此告罪……

布瓦西 這就奇了！

杜披 您這半露不露的意思，我也不追究；但是，在您不會做副頭目，不會發號施令以前，我算不算一個資格最老的？

保羅 那麼怎樣？

杜披 那麼，我就以我這資格，把這一個報告交給您，請您在三點鐘以前抄好。

保羅 唉！願意得很！在這時間內，我什麼都不想就是了……

杜披（向布瓦西） 您瞧，我說過我是不抄的！

布瓦西 看他很有心事的樣子。

杜披 是的。

布瓦西 他會有什麼事情呢？

杜披 大約他買了賽馬票，輸了錢。

第三齣

同上人物 嘉西米爾

嘉西米爾（入） 利足飯店的夥計，請問諾爾孟先生是否在辦事室裏吃中飯。

保羅 是的，是的。

嘉西米爾 他把菜單送來了。

保羅 拿來我看。

嘉西米爾 我呢，我取了一盤小香腸與一盤蒸燒番茄。他們很會做香腸。

保羅 您對他說，叫他送給我一盤山芋拌羊肉，一盤生菜，一盤菓品。

嘉西米爾 好的。咖啡？

保羅 是的。

嘉西米爾 沖些馬克酒嗎？

保羅 是的。

嘉西米爾 知道了。正午嗎？

保羅 正午。

嘉西米爾 好的，諾爾孟先生。（出）

杜披 布瓦西先生……

布瓦西 杜披先生？

杜披 如果您在詩人與部員兩重職務之外還有餘閒，我想請您到互助啤酒店裏打三十分的檯球，賭一瓶飲料。

布瓦西 我願意得很，先生。但是我從來不喜歡飲料。

杜披 我只說我自己。布瓦西先生，如果我輸了，我就照平日一般地給您些郵票。

布瓦西 遵命。
（他們披上了外衣，收拾好案件，預備出門。）

第四齣

同上人物 費理湘

費理湘（入） 先生們，日安。

布瓦西 日安，先生。

杜披 俾達利特先生，鄙人問安了。

費理湘 鄙人也問安了，杜披先生。你們不是因為我來纔走的嗎？

杜披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我們已經把上午的工作做完了，我們可以把規定的時間

先走幾分鐘，良心上沒有什麼不安。（杜披與布瓦西出）

保羅 你到巴黎來了……爲什麼你不停留在那邊呢？

費理湘 因為我猜想我是不得不來的。而我猜得實在有道理。

保羅 還有什麼事？

費理湘 沒有什麼可以使你就心的呀！你真煩躁起來了！

保羅 我似乎覺得煩躁是應該的！我沒有再看見曼加蘇先生，但是我的一本二十五頁的說明書放在他的寫字檯上，說明昨天晚上的可怕的一場意外，我在等候他……呀！我的

朋友！……我一想到我的親愛的佛羅麗思會在我的手裏溜走了！……

費理湘 不要騙我罷！……你不愛她！

保羅 我嗎？

費理湘 是你。你以為你拚命地要她，只因你快要失了她。究其實，你是不愛她。我請你談別的有趣的事罷。

保羅 我似乎覺得我的婚姻……

費理湘 我到了賴不斯多家裏來。

保羅（起立） 你去看了那一類人嗎？

費理湘 當然啦。而且是他們邀請我的。

保羅 因此，你所吸的富人的香煙……

費理湘 是他們家裏的……這是一支哈瓦恩煙，值二佛郎五十。我吸第一第二支的時候，忍不住作嘔，到了第三支之後，也就習慣了……

保羅 你只是一個聽差！

費理湘 你只是一個部員……是的，我同賴丕斯多家往來……是的，今天早上我去拜訪他們因為有一件事，我想使牠顯露真相……

保羅 這一件是……？

費理湘 保羅，你聽我說，你曉得我的心理學很精明，我會猜，會料，會想……我是一個有思想的畫家。

保羅 那麼怎樣？

費理湘 那麼，你對於那女子，有了一種很深的印象了。

保羅 哪一個女子？

費理湘 自然是那賣糖小女啦！她不知不覺地，也正在那裏愛你。

保羅 我討厭你，我討厭你，我討厭你！……賴丕斯多與我沒有一點兒關係，我與她也沒有一點兒關係。她不喜歡我，我也不喜歡她。謝上帝，我們是永遠不會再見面的了！

費理湘 永遠不見面？

保羅 永遠不見面，你相信我的話罷。

費理湘 我呢，我不敢斷定！……

保羅（心神不定地踱來踱去）不行，不行，不行！我連想也不許想及！……這女子在我的生活裏，曾經是一陣巨浪，一陣颶風，一場大雨，也就好了！大風雨過了之後，人家弄乾了身子，把窗子的玻璃裝上，重新再找生活！……我決不願意她！……不行！……我決不願意她！……

費理湘 噯呀！放安靜些罷！……這只是一種假定罷了。你放心，你儘可以娶你的曼加蘇小姐。你一輩子只是一個平庸的人。你願意，我也就贊成你。

保羅 你以為曼加蘇先生可以原諒我嗎？

費理湘 我敢絕對地斷定。明兒，他瞧了你許久之後，說：「是我誤會了。看他這容貌，神色很溫和，額角很窄，眼光很小，只能做一個辦事室的職員，決不會做一個用手段的人，決不會做一個走捷徑者。」

保羅 呀！假使你說的話有靈驗……

費理湘 於是他把女兒嫁給你。這一位小姐可以在她的鋼琴上奏處女的祈禱或印度的進行曲。

保羅 是的，是的……她奏這些曲子……

費理湘 我早就猜着了。伴霞民奏的却是黑人琴！她甚至於允許我：不時到我的畫室裏彈奏。

保羅 你的畫室嗎？

費理湘 是的，在維利耶路一百八十七號。屋子很漂亮。你可以到那邊拜訪我，我很歡迎。

保羅 你自己有一個畫室嗎？

費理湘 當然啦。

保羅 什麼時候有的？

費理湘 今天早上有的，我就要畫一個肖像……你猜是誰的？乃是爸爸賴丕斯多的……

我受了提拔了……至於你呢，你就地打滾……也罷……

第五齣

同上人物 曼加蘇

曼加蘇（從他的辦公室出） 呀！保羅諾爾孟先生，您在這裏嗎？

保羅 當然啦，曼加蘇先生。

曼加蘇 這是對的。今天是您值日，而您却趁這機會接見朋友。我很抱歉，因為今天我有許多工作交給您做……許多工作……

費理湘 我告退了。日安，再會！親愛的曼加蘇先生……

保羅（向費理湘） 再坐一吓子罷。（向曼加蘇）經理先生……

曼加蘇 怎麼樣？

保羅 我把一本小小的說明書放在您的寫字檯上，您大略翻過了嗎？

曼加蘇 無論什麼文件，我從來不肯大略翻過，我要審查澈底。

保羅 我請您看完了罷！您不能把我排斥出了您的家庭，只因賴不斯多小姐喜歡……

曼加蘇 諾爾孟先生，假使只因這位小姐在我跟前無禮，也許我可以忘記了，不至於把我

們分離。但是，不瞞您說，我還有一種隱藏的意思。

保羅 還有一種隱藏的意思嗎，曼加蘇先生？

曼加蘇 是的，先生。這女子在無意中到了您的家裏，已經是夜裏十一點鐘。直到第二天十

點鐘還沒有起來……

保羅 這些不規則的行爲，我已經在說明書第十九頁與第二十頁裏給您說明了。

費理湘 先生，一切表面的情況都是害他的……其實他是無辜的人。

曼加蘇 可惜得很，保羅先生的一個遊戲伴侶的證明，不能增加我的信心。我看見賴丕斯

多小姐的時候，同時看見一個羅賽德，這是什麼人？

費理湘 這是我該負責的，她是我的情婦。

曼加蘇 一方面有您的情婦，另一方面有那女子……

費理湘 是的，她們還很合得來呢。

曼加蘇 她們還很合得來呢。（向保羅）您承認這個嗎，先生？

保羅 第二十一頁與第二十三頁，經理先生。

費理湘（嚷道） 我把我的孩兒們賭咒……

曼加蘇 夠了。先生，我就很細心地把您的說明書看完……如果有能夠說服我的話……

保羅 有的。

曼加蘇 那麼，我一定原諒您。

保羅（快樂地） 曼加蘇先生！

曼加蘇 但是，我想要的確知道能夠把佛羅麗思給了一個配得起她的人，所以我要監察您半年。您的門房是與我相熟的，如果在半年內，我向您的門房調查您的品行得了滿意的報告，那麼，您纔可以同我的女兒結婚。

保羅 我等候……我等候，我等候！我是不怕試驗的。

曼加蘇 那麼，一切都好了。等一吓我回家的時候，我對我的女兒說您承認了這些條件。她一定坐下一張椅子上，發昏，我敢斷定的。但是我在路上先買些英國的強烈的還魂砂……

保羅 呀！謝謝，曼加蘇先生，謝謝！……一切關於政治與家庭的盡忠報答……

曼加蘇 夠了。跟我到我的辦公室來罷。我有許多話吩咐您。（向費理湘）先生，再會。

保羅（向費理湘） 你替我辯護的話奇怪得很！

費理湘 我已經把我的孩兒們賭咒了……

保羅 你沒有孩兒啊！

費理湘 你以為我沒有就不愛了嗎？

保羅 再者，你非說伴霞民與羅賽德很合得來不可不成？

費理湘 這乃真情啊！現在你要我撒謊嗎？

保羅（發怒） 唉！

曼加穌的聲音 保羅諾爾孟先生……

保羅 來了來了！（向費理湘）你只是一個傻子……（出）

費理湘 你只是一個寫手（獨自一人）好，我不管你不肯，我偏要給你造福……（從

衣袋裏掏出一張相片）我把那賴不斯多的女兒的相片帶了來。她長得很美！佛羅麗思

與她比較真有天淵之別……好，我把牠壓在你的吸墨紙板下面；這麼一來，她來的時候

……——因為她就來的——她來的時候，總有一些靈驗的。

第六齣

費理湘 (其後) 賴不斯多 伴霞民

費理湘 (掏出錶來) 呀！真是……他們遲到了……

賴不斯多的聲音 這裏走嗎？……謝謝，朋友。

費理湘 呀！這是他們了！

(嘉西米爾引賴不斯多與伴霞民入。)

伴霞民 我們來了……日安，費理湘先生。

費理湘 (走向她) 日安，小姐。

賴不斯多 爲什麼伴霞民一定要我送她到這裏來呢？她說是您要求她來的，

費理湘 令愛希望向我的朋友保羅道歉，於是……我說在正午的時候，可以在部裏找得

着他……我又說我也在這裏……拜訪了他之後，我就送你們回家，因為我們在您家裏——

吃中飯。

伴霞民 對了！

賴不斯多 你覺得你有向諾爾孟先生道歉的必要嗎？

伴霞民 是的。

賴不斯多 但是，他不是辱罵了你嗎？

伴霞民 我也辱罵了他。

賴不斯多 那麼，你們不是兩清了嗎？

伴霞民 清不了的。因我之故，他的婚約已經解除了。

賴不斯多 因他之故，你的婚約也幾乎解除了。

伴霞民 您曉得爸爸爲什麼脾氣不好嗎？

賴不斯多 我並不是脾氣不好……

伴霞民 因爲我打破他的計畫了。

費理湘 什麼計劃？

伴霞民 今天正午，爸爸原要等候乾娘（註一）……這是一位很漂亮的乾娘，常常弄得爸

爸頭昏腦脹……

賴丕斯多 女兒……

伴霞民 你不要否認……當你把並奇怪的珠串子帶上了的時候，人家就曉得你要出馬了。

賴丕斯多 不要信她的話，俾達利特先生。

費理湘 我一點兒不相信。

伴霞民 所以爸爸忙得很……我勉強拉了他來，因為我以為一個女兒家獨自到部裏來

（註一）暗謂「等候情婦。」原文是 *Papa est attendu à son conseil d'administration*…直譯該是

「爸爸等候行政會議。」不成語，故用意譯。若譯譯作「情婦」又不合女兒說爸爸的口氣，故勉強譯為

「乾娘。」

實在不合規矩……

賴丕斯多 我也一樣，我以為是不合規矩的。

伴霞民 你放心，爸爸……人家只停留五分鐘，以後你就可以自由了……（向費理湘）

因為他怕乾娘同他鬧。您不曉得，乾娘的脾氣很不好。

賴丕斯多 沒有的事！

伴霞民 怎麼沒有呢？……而且，費理湘先生，這一切都為的是商量一件不好的事情……

這事情，要挖空了荷包纔行。

費理湘 真的嗎？

賴丕斯多（低聲向費理湘） 不要相信她一個字……這乃是很好的事情……

第七齣

同上人物 保羅

保羅（向曼加蘇說話） 經理先生，他大約還在這裏。我去看。

（瞥見伴霞民與賴不斯多）唉！

費理湘 有人拜訪你。

保羅 見鬼！

伴霞民 我們太不知進退了，吶？

保羅 小姐……怎麼……經過了這些事情之後……還有您，先生……（向費理湘）你

……我們再談罷！

賴不斯多 我承認您的意思：我們這一來實在不合道理……只因我的女兒希望向您道歉。

保羅 道歉！

伴霞民 是的。

保羅 我忙得要命……

伴霞民 先生。我只有句話同您說……說了這一句話之後，我與爸爸就走，我們再也不

見面了……

保羅 那麼，說罷。

伴霞民 您與您的岳父仍舊不和嗎？

保羅 是的，仍舊不和。

伴霞民 好，那麼，你們不和，因我之做。我非常抱歉，請您不要恨我。

保羅 我不恨您，小姐。

伴霞民 如果您願意，我與爸爸還可以向曼加蘇先生說情。

保羅 唉，不，小姐，這種說情不是幸福的……尤其是令尊陪着您去……我寧願自己做去

……小姐，您很好心，但是我不要您，一切還妥當些。幸虧曼加蘇先生出去了，否則他看見

你們到部裏來，我就難爲情了。

伴霞民 但是往後我再也不踏進這門口，親愛的先生。

保羅 那麼纔好……再會，小姐……再會，先生……我很感動……永遠很感動……再會罷。（向費理湘）你把先生與小姐送出去好不好？……你再回來與我說話罷。（出）

第八齣

同上人物（只少了保羅）

伴霞民 他真的不曉得承受人家的道歉！

賴丕斯多 這時候，他把你趕出門口，活該！

伴霞民 唉！我曉得他爲什麼這樣沒情趣了。

賴丕斯多 真的嗎？

伴霞民 他憎你這一副嘴臉……昨天在鄉下我就注意到了。有你在場，他就變成一個沒情趣的人。

賴丕斯多 我早就料到結果是歸罪於我的。

伴霞民 總之……算了，算了，不是嗎？（向費理湘）說也奇怪，我一輩子都給男子們圍繞着追求，他們獨腳跳遍巴黎，博取我的一渦微笑。然而我今天在吃中飯的時候，却跑到這裏來給一個小職員奚落，真是奇事一椿！

賴不斯多 但是，女兒，也許有一種法子是你所想不到，却是能夠弄妥一切的。這法子，就是我們走罷。

伴霞民 是的，不錯，我們走罷。（賴不斯多出，伴霞民向費理湘）您懂嗎？他與這少年見面的時候，好像吃些不很熟的覆盆子，酸得牙齒打震，然而我越發想要再吃哩。

賴不斯多（在外面） 伴霞民！

伴霞民 呃，爸爸，再會，費理湘先生，算了罷，你的朋友的心情太壞了，我可憐有些人天天要與他見面。

費理湘（自語） 她走了！……還有那相片呢！

伴霞民 他在這裏工作嗎？

費理湘（連忙上前） 是的，這就是他的寫字檯。

伴霞民 這是他的椅子？

費理湘 他的墨水池，他的刮字刀，他的印子，他的松香。

伴霞民 這是他的吸墨紙板嗎？

費理湘（作愁苦狀） 請您不要摸這紙板！

伴霞民 爲什麼？

費理湘 他特別叮囑我說：「尤其是伴霞民小姐到來的時候，不要叫她揭開我這紙板……」

……」（以手掩板）呀！這下面有的是報告書，說明書，及往來信件……

伴霞民 這也許很有趣吧？（費理湘伴作不經心，揭起那紙板。伴霞民瞥見那相片。）唉！

費理湘（自語） 得了！我好容易！

賴不斯多（再入） 女兒，你何苦開玩笑，又迫我再上一層樓……來罷……

伴霞民 虞勒，你聽我說……你讓我獨自與俾達利特先生談一會兒好不好？

賴不斯多 可又來……你忽然又有什麼話要對俾達利特先生說的？

伴霞民 假使我把我要向他說話告訴了你，我就用不着叫你走開纔說了。

賴不斯多 好的，爸爸！（註一）

伴霞民 而且此刻只差十分鐘就是正午了……

賴不斯多 糟了！她說得有理。那乾娘要查雨點鐘到城外演劇去的！

費理湘 什麼？

伴霞民 你是不能領我去的。

賴不斯多 這是真的話，但是我也不能丟你在這裏。一則因為我有父親的責任，二則我有

監督的責任……天啊，做父親真不容易！

費理湘 應該彎彎曲曲地走去……

賴不斯多 我們就彎彎曲曲地走罷。

（註一）賴不斯多叫女兒爸爸，是啞她的氣。

費理湘 您坐不坐汽車？

賴不斯多（猶豫） 不，不。

費理湘 那麼，請您把伴霞民小姐交託給我，等一會我把她送回您家，我們再會合起來吃中飯。

賴不斯多（出） 一點鐘再見。

伴霞民 一點鐘再見。

賴不斯多 再會，爸爸！

費理湘 再會，虞勒！

第九齣

費理湘 伴霞民

伴霞民 俾達利特先生？

費理湘（自語）她回到這上頭來了……（高聲）小姐……

伴霞民 我沒有做夢。剛纔保羅諾爾孟先生的態度是冷的，很冷的……

費理湘 一點兒不錯。

伴霞民 他明白地表示他希望不再看見我了……

費理湘 是的，他明白地表示過。

伴霞民 簡單說一句，依保羅諾爾孟先生的行徑看來，我於他是無可無不可的。

費理湘（用力地）我們甚至於可以說是仇視的。

伴霞民 好的。我請您揭起那吸墨紙板，看有什麼在下面，好不好？

費理湘 好的，好的。（揭起那紙板）唉！

伴霞民 您沒有看錯了吧？這是我的相片。他的吸墨紙板下面有我的合照。費理湘先生，請

您說明這個。

費理湘（作驚愁狀）唉！傻子！唉！冒失鬼！唉！不幸的俾達利特！（坐下）

伴霞民 您怎麼樣了？

費理湘 因為我給捉住了……我發過誓不露洩，而我又有了說話的必要。

伴霞民 怎麼！他叫您發過誓……

費理湘 先說，他怎麼弄來的您的——一張相片？您的相片是出賣的嗎？

伴霞民 唉，沒有的事……

費理湘 那麼……麼……？

伴霞民（學他的口氣） 那麼……那麼……我不曉得……

費理湘 我也一樣地不曉得……我一點兒不知道……人家一定不饒我的……唉！
鬼！

伴霞民（走向他） 他愛我嗎？

費理湘 我沒有告訴您。您將來同他說時，請您說不是我告訴您的。

伴霞民 喂，費理湘先生，這個……有趣得很！

費理湘 你歡喜嗎？

伴霞民 歡喜嗎？不……我想不是的……只心亂起來罷了！

費理湘 然而他的行為到底是很簡單的。他欺騙您，使人家不懷疑他希圖您的百萬家財。您本該猜着了。他的愛情。一個對您冷淡的男子，至少對您還客氣些。他呢，他對您毫不客氣，把您當做最下流的人看待……可見他是愛您的了。

伴霞民 這人，他愛我嗎？

費理湘 愛到發狂了！但是您該曉得，不要與高采烈起來……這是沒有法子的！您問他：「我這相片是怎麼樣的？」他一定說：「這不是我安放的。」好罷，來罷，做個好心人罷。不要再給他看見了。讓他忘記了您，讓他同曼加蘇的女兒結婚罷。

伴霞民 好，那麼，我覺得還很有趣：一個人對一個女子，儘可以不要良心，不讓她曉得有人愛她，真可謂時髦得很！你們這職員，我一天一天的更喜歡他了。我非等到我們變成一對好朋友之後，我是不肯走的。

飯店夥計（入） 日安，先生夫人們。

伴霞民 這人，他來這裏做什麼？

費理湘 他把保羅的中飯送來。

（那夥計把他的筐子安放在保羅的寫字檯邊）

伴霞民 他在這裏吃中飯嗎？

費理湘 是的，當他辦公的日子。

伴霞民 在他的寫字檯上嗎？

費理湘 是的，在他的寫字檯上。

伴霞民 這很有趣，（夥計出）做部裏的職員，倒很好玩。（電話鈴響）結過婚的男子們，

是不是這般地與他們的妻子吃飯（電話鈴響）

費理湘 不，這是沒有的事。

伴霞民 可惜之至……假使如此一塊兒吃飯，豈不妙極！

(電話鈴連響)

費理湘 有人打電話來。

伴霞民 也許是保羅先生的小女友(註一)他有沒有?

費理湘 他從來沒有向我說過。

(電鈴又響)

伴霞民 噯呀呀!讓我答話去。(向電話機說話)我同您說,他不在這裏……要我去找他來嗎?……呀!不行……吓!鬍子!(註二)

(把電話機放回原處)

費理湘 這是什麼事?

伴霞民 沒有什麼……只是一個男子問……我不曉得……是了,他問值日的職員……

(註一)法國現代俗語,小女友即情婦。

(註二)法國人最討厭的時候,罵一句「鬍子」,這是鄙俚的話。

這不算什麼……

費理湘 不要說罷……這不是您的父親！

伴霞民 唉！是爸爸也好，不是也好，我都不耽心。

保羅（入，手臂夾着一本記錄冊子。） 怎麼！還在這裏？

伴霞民 我們走！我們走！

費理湘 我們只想再向你說一次再會，便讓你吃中飯了。

（自左方出）

保羅 對了！

伴霞民 您這菜很香。

保羅 您見笑了，小姐。

伴霞民 沒有的事。我相信這一定很好吃。這是什麼菜？

保羅 羊肉拌山芋。

伴霞民 這菜我沒有吃過……好，再會。

保羅 再會。

費理湘 不久再見。

保羅 好的。

伴霞民 好罷，最後的努力，請您在我未離開您以前，對我說幾句好話罷。

保羅 請您代我向您父親請安……好……這算好話嗎？

伴霞民 很好。告別了。

（她與費理湘出。保羅獨留，擺好菜餚，坐下將食。門開，伴霞民再現。）

第十齣

保羅 伴霞民

保羅 小姐，您忘記了什麼嗎？

伴霞民 不……我什麼也沒有忘記。

保羅 那麼？

伴霞民 那麼……我想要吃些羊肉拌山芋！

保羅 老實說，小姐……

伴霞民 我早料到您如此招待我。但是我畢竟還回來。我想要吃些羊肉拌山芋。

保羅 無論哪一間酒店都可以買到，小姐。

伴霞民 是的，但是我要吃這個。

保羅 剛纔我同您說過：假使曼加蘇先生遇見您在這裏……

伴霞民 我調查過了，沒有危險。非三點鐘以後，他絕對不會回來。您給我一些羊肉拌山芋，

好不好？

保羅 假使我拒絕您，實在太不客氣了，然而，真的話……

伴霞民 唉！您這人真好！您不曉得，您永遠不會曉得您怎樣能博得我的歡心。（她就坐）

保羅 我相信您一吃就不滿意的。

伴霞民（吃） 妙！夢想的妙！我今天纔曉得羊肉拌山芋好吃。

保羅 我覺得這羊肉太肥了。

伴霞民 您有一種毛病，偏愛瘦的。我一看見曼加蘇小姐，就知道您喜歡瘦的了。

保羅 佛羅麗思不瘦。

伴霞民 您說不瘦也可以。她不瘦，也不胖。您容許我再吃一點兒這羊肉嗎？

保羅 請呀……但是，您索性老實說您要同我吃中飯罷！

伴霞民 我老實說，我要同您吃中飯！

保羅 但是，您累得您父親等候您了。

伴霞民 爸爸嗎？隨他等候去罷。爲您之故，麻煩些也不要緊。假使我不怕十分失禮的話，我

想請您……

保羅 什麼？

伴霞民 請您借給我一隻杯子……我口渴得要命。

保羅 但是，我只有一隻杯子，而我已經喝過了。

伴霞民 唉！對於我是不要緊的。只一層，等一會我喝過之後，恐怕您再也不肯喝了。

保羅 我請您恕罪，小姐，說話不要說得太過了。這種很知己的人的舉動，我實在不敢當，然而您喝過之後，我很可以在這杯子裏再喝的。（斟酒而飲）這就是證據！

伴霞民 人家說：這麼一來，可以猜得透別人的心理。

保羅 唉！您的心理是很容易猜中的。直到現在，只有我一個人不會順從您的古怪脾氣。剛纔您要強迫我纔得我與您並肩而坐，您心裏很不舒服。

伴霞民 呃……沒有的事。我的心理比這個更笨。剛纔我離開您的時候，我想到要回家再

與巴甫查克先生相見。於是我的心就悶起來。

保羅 您的未婚夫嗎？

伴霞民 是的，我的未婚夫。我們本該在一塊兒吃中飯，他也在等候我。後來我想起這羊肉

很香，又有幾分想起您，可憐您獨自一人在一張桌子的角兒上慢慢地嚙。於是我對俾達利特先生說道：「再會罷，我去嘗一嘗那羊肉再來。」他大笑一場，我也就來了！

保羅 百萬財主的女兒的新花樣！

伴霞民 您聽我說：看您的樣子，老是怪我有錢。這並不是我的罪過，我自己也很不願意啊！

保羅 對了，說是這樣說的！再者，我只怪您一件事，乃是您希望把我當做您的不關重要的玩物。喂，小姐，我把我的真情吐露了罷。也許全世界都把我看做不長進的人，然而我自己卻看得很重。

伴霞民 而且，賴丕斯多小姐幾乎把您與您的佛羅麗思分離，所以您希望她高飛遠走。

保羅 這有幾分是真情。

伴霞民 我不曉得我看錯了沒有，我覺得您的佛羅麗思博得您如此熱烈地愛她，實在沒有話可以解釋。她長得瘦得很。

保羅 不是的，小姐。

伴霞民 她的頭髮的顏色很平常，又太高了，配不起您……呀！的確的，您不能說：「不是的，

小姐。」您應該娶一個矮的，活潑的，有趣的妻子。因為您需要人家逗引您纔快樂。（起立，到杜披的寫字檯前坐下。）您在這裏的生活單調得很。

保羅 對不起，小姐，您翻亂了杜披先生的案件了。

伴霞民（離開杜披的寫字檯） 唉！對不起！（走向文件架子，打開紙匣，取出些文件。）再者，您這事業是賺不到錢的。您看，我隨手取出的。（唸）「互助會入會統計表。」（把那些文件拋在布瓦西的寫字檯上）這裏儘夠悶死人了。

保羅（連忙上前） 我哀求您……（把文件放回原處）您喝不喝咖啡？

伴霞民 是的，我很願意喝。

保羅（獻上他的咖啡盤子） 請您賞光，先喝了罷。

伴霞民 謝謝。

保羅 要糖嗎？

伴霞民 不，我從來不要糖。

保羅 奇了！我們沒有一種嗜好相同的。我呢，我放四塊糖。

伴霞民 這不算咖啡了。只是些黃糖。（喝咖啡）您以為我的未婚夫怎麼樣？

保羅 小姐，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

伴霞民 呀！他不像我。我看這少年很不行！

保羅 說哩！

伴霞民 將來您到我家增光的時候……呀！您是辭不了的……我一定要還您的人情……

……那時節，我一定把他介紹給您認識。他也太高了，配不起我。

保羅 我替您可惜。

伴霞民 不是吹牛，他受過很好的教育，然而他很呆！

保羅 那麼，爲什麼您願意嫁他。

伴霞民 我不曉得。我想大概是因爲他要求我同他結婚。

保羅 您說人家也不相信：像您這樣的脾氣，要使一個您所不喜歡的人與您訂婚是不可能的。

伴霞民 您太不了解我了。我表面上很任性，因為人人都對我讓步。其實我的性情乃是很柔順的。

保羅（笑） 哈哈！這就好了！

伴霞民 還不是嗎？換一句話說，您的性情乃是愛使勢力。

保羅 我嗎？愛使勢力嗎？

伴霞民 請您細想一想。您不願意在您家裏接待我，您不願意把您的臥房給我，您不願意我進您的辦公室來，您不願意我陪您吃飯。這很容易明白的，每一次人家請求您什麼事，您都拒絕了。好，我呢，您這強烈的專制的性情，倒反使我遷就您。

保羅 您這女子畢竟滑稽得很！

伴霞民 這瓶子裏有的是什麼？

保羅 是些馬克酒！

伴霞民 馬克酒的酒性猛烈得很！

保羅 是的。

伴霞民 這是給男人喝的嗎？

保羅 是的。

伴霞民 我也要喝些。

保羅 噯呀！小姐，您是喝不得的。

伴霞民 呃……剛纔我說的話真不錯！（斟酒）您竟不肯給我喝馬克酒。（答）您說的

話有道理，因為這酒很可憎。

保羅 活該！（也喝酒）

伴霞民 您的情婦叫什麼名字？

保羅 我的情婦！我沒有情婦啊！

伴霞民 您這樣的年紀，叫人也難相信。

保羅 相信不相信也是如此。

伴霞民 巴甫查克也生有一個。也在賽馬場裏指給我看過；她很美，名叫「兩個銅子的油炸山芋。」這名字很新鮮，不是嗎？

保羅 新鮮得很。

伴霞民 他同我說過，說快要離開她了，然而這不是真話。

保羅 怎麼。

伴霞民 在我們的社會裏，一個少年人結婚之後是不離開他的情婦的。否則要給人家嗤笑。

保羅 不要說罷！

伴霞民 這種男子，在結婚之日，贈給他的情婦一種很好的贈品，向她作永遠的告別，但是——一禮拜之後，仍舊到她家裏去。

保羅（把吸墨紙板仍放回桌上）奇怪。

伴霞民 這是巴黎的派頭。我希望將來您陪您的妻子去拜訪我。

保羅 願意之至。

伴霞民 保羅先生……請您把眼睛望着我……

保羅 把眼睛望着您？

伴霞民 您同曼加蘇小姐結婚，您很滿意嗎？

保羅 很滿意。

伴霞民 那麼，請告訴我……爲什麼……

保羅 什麼「爲什麼？」

伴霞民 爲什麼您把我的相片放在您的吸墨紙板下面？

保羅 這下面並沒有相片。（揭起紙板）奇了，是的，是您……您同我開玩笑。我不覺得好笑，而且太不謹慎了。假使曼加蘇先生看見……

伴霞民 好的，我看得出您有很強的願望，確隱藏着您的感情。

保羅 呀！

伴霞民 我愛這個！但是我從來不像現在這般地發怒，恨我不該生在富家！

保羅（走向她） 爲什麼？

伴霞民 沒有什麼，怪物！沒有什麼……我們至少還保存友誼，不是嗎，保羅先生？

保羅 很好的友誼，小姐。

伴霞民 在我們永遠不再相見之前，我們接一個吻好不好？

保羅 我滿心願意。

伴霞民 無論在什麼馬路上，人家找不到您這種男人！

保羅 有的！

伴霞民 沒有的！

保羅 有的！

伴霞民 沒有的……吻我……

保羅（吻她） 您是一陣颶風……又是一個啞謎！

第十一齣

同上人物 曼加穌先生

曼加穌（出現於他的辦公室門闕上） 當然！

保羅與伴霞民（分離） 唉！

曼加穌 有人匿名打了一個電話給我，我跑了來，卻看見您在小姐的懷裏。

保羅 我同您發誓，這是宿命……

曼加穌 先生，總長傳您去。

保羅 呀！爲什麼？

曼加穌 我不曉得。大約是些公事。

保羅 未走以前，請您讓我告訴您這些情形……

曼加蘇 不要累總長久候了，先生。

保羅（向伴霞民） 小姐，請您向他解釋……

伴霞民 您放心。

保羅 請您向他解釋，說我不會喪失人格……曼加蘇先生，第十五頁與第十六頁……而

且我的親愛的佛羅麗思……

曼加蘇（用力地） 我禁止您叫她做您的親愛的佛羅麗思，她是無瑕的璧玉，此後她對

於您只是一個路人。

保羅 天啊！

曼加蘇 我求您下樓，到總長的房裏去罷。

保羅 是的，經理先生。（向伴霞民）唉！您（出）

第十二齣

曼加蘇 伴霞民

伴霞民 曼加蘇先生

曼加蘇 您呢，您也該即刻離開這裏？

伴霞民 離開這裏？

曼加蘇 而且我勸您快活罷。人家要把您的小情人還給您了，因為我想總長此刻正在趕
走他哩。

伴霞民 不是的！

曼加蘇 一點兒不錯。

伴霞民 這是什麼緣故？

曼加蘇 因為保羅諾爾孟先生在電話裏對總長說：「吓鬍子！」

伴霞民 我的娘！他原來是總長！

曼加蘇 他顯然沒有腦子了……他把他的上司罵起來……把辦公室當做幽會的房間

……呀！我的孩子，您纏住他了，您纏住他了。

伴霞民 我不是您的孩子。我是上流社會的女士，老先生！

曼加蘇 好，上流社會的女士，我限您在五分鐘內離開這屋子。

伴霞民 喂，這是決定的了！您再也不要保羅諾爾孟先生做您的女婿了！

曼加蘇 呀！當然不要！

伴霞民 您不後悔嗎？

曼加蘇 我想不會吧。（出）

伴霞民 好，我呢，我要他。這不算數的男子，我要他！（出）

第十三齣

保羅 (其後) 費理湘 (其後) 愛克多

(保羅入, 逕趨寫字檯前坐下, 兩手捧腮。)

保羅 我被辭退了! 她趁我不在的時候, 竟回答了總長一句: 「吓! 鬍子!」我把真情說了, 人家不相信。完了, 我再也不奮鬥了, 一切聽之天命罷。

費理湘 (入) 呀! 你在這裏! 我來看你是否……

保羅 老費, 我被辭退了。

費理湘 呀! 我的可憐的朋友!

保羅 但是, 我再也不奮鬥了。我微笑地承受將來一切的命運。我今天認識了部長。他這人很好。他向我說: 「先生, 此後您不是我這機關裏的人員了。」我回答說: 「謝謝總長。」就是這樣完了。

費理湘 一切都有辦法。將來你看。

愛克多 (入) 保羅諾爾孟先生……

保羅 是我，先生。

愛克多 我是巴甫查克先生。

保羅 您有什麼事情找我，先生？

愛克多 有人匿名打電話給我，說您偷了我的幸福去。

保羅 您不必費心。您要打嗎？……好的。

愛克多 用騎士的佩刀，先生，明天上午。

保羅 好的，用騎士佩刀。我當初還不敢希望這光榮呢。

愛克多 好的（向費理湘）先生，我向您施禮，您是一個忠厚的人。您卻同這人往來，乃是您錯了！

保羅 謝謝您！

費理湘 先生！

（愛克多出）

保羅 今天上午我沒有什麼可以希望的了。我要走了。

費理湘 你到哪裏去？

保羅 我不曉得……我想要筆直沿着馬路走去，遇着第一條頗大的河……

費理湘 大約是賽納河。

保羅 我跳進裏頭去。

費理湘 吓……吓！保羅……這一切都不算什麼。

保羅 你以為嗎？

費理湘 我預先覺得前途的幸福了。

第十四齣

同上人物 伴霞民 賴不斯多

伴霞民（與賴不斯多人） 他在這裏，爸爸。

賴丕斯多 我看見他了。

伴霞民 帶上你的手套。(註一)

費理湘(自語) 我到底得了勝利了。

保羅 日安，先生。小姐，我永遠尊敬您。我不很曉得這一次您又有什麼新的災禍降臨在我的身上，然而我到底聽您說。

伴霞民(微笑) 說呀，爸爸。

賴丕斯多 先生，昨天您同我說話很輕薄。您甚至於到了無禮的地步，所以我發過誓不再見您。萬一遇見了您的時候，只好賞您一巴掌。

保羅 請賞，先生！

賴丕斯多 但是今天我承認不得不與比我更厲害的一個人商量。

保羅 吶？

(註一) 帶上你的手套，意思說預備求婚。

賴丕斯多 我不很瞧得起您的價值，但是我尊敬您。您有一種力量。保羅諾爾孟先生，我不
勝榮幸，特此要求您與我的女兒伴霞民賴丕斯多小姐結婚。

費理湘 好啊！

伴霞民 呀！我是多麼感動啊！

保羅 對不起，先生，您說的是……？

賴丕斯多 我說我要求您與我的女兒結婚，她現在這裏。

保羅 哈哈！要這個給我增加幾分力量。

賴丕斯多 至於嫁奩一層……

保羅 我嗎……娶您的女兒……

費理湘 你不肯！你真對不起人家的好意！

伴霞民 保羅先生……

保羅 要我變成小姐的丈夫嗎？您在開玩笑，賴丕斯多先生，您在開玩笑。

賴丕斯多 他的神經錯亂了！

保羅 老實說，我寧願做一個填泥工人，在七月正午的時候，不戴帽子，在埃及之南的愛第奧不國建造鐵路，而不願意每天看見她六十秒鐘。

伴霞民 爸爸……這不是真話……他愛我！

保羅 我嗎！我愛您？……當心，小姐，這屋子的地板要裂開了，牆壁再坍倒了。我嗎，我愛您？老實說，我重新鼓起勇氣向您說我憎您，您是天下最可惡，最兇，最自私的人。不知是哪一個兇神把您放出了地層，到地球上來降災惹禍。請您回家坐您的汽車，坐您的遊船，住您的大屋子，伴着您的不幸的父親，智識衰弱了的父親……

伴霞民 呀……我萬分愛他！

保羅 將來有一天，您的心裏自怨自艾起來。到了那時節，您很慚愧，很恐怖，結果是修行去了的告別了！（出）

賴丕斯多（向伴霞民） 女兒，他叫我做得好事！

伴霞民 他多麼美啊！他多麼美啊！

賴丕斯多 此後如果你對我提起他的名字……

伴霞民 爸爸……保羅諾爾孟先生說過了，而且說得有理……要噫我做他的妻子，要噫

我出家修行去！

賴丕斯多 伴霞民……

費理湘 讓她說去罷……現在已經沒有修道院了！

——幕閉——

第四幕

佈景：新式的畫室，家具很悅目，很合美術。正門在臺的後方。臺的第一行左右各有門。室中有賴丕斯多的畫像，差不多已經完成，十分當眼。

第一齣

費理湘 羅賽德

（幕啓，羅賽德把畫室收拾收拾，費理湘很愁悶地注視賴丕斯多的肖像。）

羅賽德 你望你的畫片嗎，我的愛？

費理湘 是的。

羅賽德 這能令你愁悶嗎？

費理湘 這所以能令我愁悶者，因為這肖像終於畫不成，像巡夜一般。（註一）

羅賽德 那麼，真的嗎……賴丕斯多小姐把你的畫室收回嗎？

費理湘 再真不過的了！羅賽德，我們已經摸着了幸福……

羅賽德 尤其是你，因為我已經得到了幸福……

費理湘 你真是忠厚，簡單，不很苛求的人。

羅賽德 我不願意你如此傷感……你離開了賴丕斯多父女，但是你的才藝還跟隨着你

啊。

費理湘 說得好！才藝並不稀奇，所難得的是機會！現在我們到哪裏找飯碗去呢？

羅賽德 到我們的朋友保羅家裏去罷。我們三人都有愁，索性混合起來罷。

費理湘（氣沖沖地） 你不要說起保羅諾爾孟先生。我的一切的希望都給他故意弄壞

了！我想要這樣，他偏要那樣。這乃是朽腐了的階梯！

（註一）巡夜（*La Ronde de nuit*）是荷蘭大畫家藍伯蘭（*Rembrandt, 1606-1669.*）的傑作。

第二齣

同上人物 保羅

保羅（進來已經一會子） 你在說我嗎？

費理湘 一點兒不錯。

保羅 日安，羅賽德。

羅賽德 日安，我的可憐的保羅……

費理湘 喂，那河呢？……你在路上沒有遇見一條河嗎？

保羅（膽怯地） 遇見的……但是又有一條橋……於是利用這橋，又利用二十四小時的生命給予我的經驗……要我為一個無聊的女子而死，實在不值得！我要活着！我不嫌我的生命太長，因為我可以有恨她的時間，而且有報復她的日子……

費理湘 好，那麼，你先恨你自己罷，呆子！

保羅 你說什麼……

羅賽德 費理湘！

費理湘 唉！我非大發牢騷不可！你是一個呆子……尤其是一個小氣的人……很小氣的人……

……怎麼！我費理湘俾達利特……我看中了法國第一有錢，第一美麗的女子，不知什麼神差鬼使，竟令我決定教她愛上了一個毫無價值的男子。我達到這一種不可思議的

結果，而這毫無價值的男子竟自不服氣，要喊報仇……呀！不行……不行……

保羅 你咕嚕些什麼？你決定了……

費理湘 是的，先生！我因為太愛朋友之故，把 35105 號的汽車弄破了四個橡皮輪子。吸

了幾枝令人頭昏的雪茄，偷了些相片放在你的吸墨紙板底下……

保羅 原來是你！

費理湘 我弄到人家向你求婚……人家向你求婚了……因為人家愛你……

保羅 你說謊！

費理湘 人家愛你！

保羅 你說謊！……這女子始終恨我。證據乃是她與另一個男子結婚……今天早上費嘉

洛報上登了廣告了。

費理湘（聳肩） 小氣……真小氣！……

保羅 不……我從剛纔你的口供看來，只知道你欺騙我，你有野心……卑鄙的野心……你把我看做你的階梯……這是你剛纔自己說出口的……要把我的幸福的殘磚廢瓦，做你的幸福的高堂大廈。

費理湘 好，我們索性說個明白……

羅賽德 先生們，我請求你們……

費理湘 我們就說我自己的幸福罷！朋友，賴丕斯多父女已經向我下逐客令了……

保羅 真的嗎？

羅賽德 真的！

保羅 畢竟有一個好消息了！

費理湘 好極，妙極！

羅賽德 您所在的畫室，我們該在今天晚上以前退還霞民小姐。

保羅 怎麼退還……依您說，這畫室不是你們的了？

羅賽德 不是的……

保羅 你對我說過……

費理湘 當我對你說我有一個畫室的時候，我不曉得我的領有的期間是以每小時計算

的……

保羅 由此看來，我來請你們給我一個容身之處，教我與她遠離……而我卻來錯了……

告別了！

費理湘 你又回到河邊去嗎？

保羅 我高興回到哪裏就回到哪裏。大約是我那管西的小屋子……羅賽德，我很歡迎您

到胥西去看望我……

羅賽德 我的親愛的保羅，您不要太傷心……我心裏在想：佛羅麗思終於歸您的……
保羅（先是不懂）佛羅麗思……呀！是的，佛羅麗思。（片刻之後）告別了！

第三齣

費理湘 羅賽德（其後）賴丕斯多

羅賽德 這畢竟是一個好少年……

費理湘 這尤其是封閉得很緊的頭腦。

賴丕斯多 剛纔我在樓梯上所遇見的是保羅諾爾孟先生嗎？

費理湘 是的。

賴丕斯多 您還與這位先生往來嗎？

費理湘 我不得不重尋舊友，因為新的……

賴丕斯多 新的朋友並不拋棄了您，俾達利特先生……（向羅賽德）鄙人請安了，姑娘。

羅賽德 我告退了。

賴丕斯多 不，不……您在這裏並不是多餘的。

費理湘 您說的是……

賴丕斯多 我說的是：我還是您的朋友，我的親愛的大師……我們要完成我的肖像的最後一次的工作。

費理湘 噯！天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賴丕斯多（哈哈地笑說）發生的事情是我的女兒要弄得我「一夜髮白」……（羅

賽德微笑）您爲什麼笑，姑娘？

羅賽德 沒有爲什麼……

賴丕斯多 這是她的條子，剛纔她的女僕纔交給我的。（唸）「我的親愛的爸爸，今天早

上我看見了費嘉洛報，報上載我一定同巴甫查克先生結婚，我因此考慮了很久。這未婚夫，我信了你的話允許他，乃是我一時的消遣；後來我驅逐了他，乃是我一時有見識，後來我又收容他，乃是我一時發怒……這些反反覆復的舉動，皆出於一個原因。這原因乃是：我在世上只愛一個人……最高無上的一個人……我叫他做天神……」她完全瘋了！

費理湘（微笑） 不瘋！不瘋！

賴丕斯多（繼續唸下去） 「……我要修行去……人家常常同我談起「瞑想宗」，我也許就修這一門。既然你去給俾達利特先生畫像，請你對他說我後悔不該對他不好。至於他的一個朋友——我記不清楚叫做什麼名字——我也不該那樣對他。俾達利特先生領有了他的畫室，便請他保守着罷……」

費理湘 自從她出家之後，她變成很好的人了。

賴丕斯多 「……告別了，爸爸，現在你自由了，你可以儘量地眠花宿柳因為我替你祈禱。」

費理湘 奇怪！

賴丕斯多 我呢，我了解伴霞民……她這種怪脾氣只能夠支持一禮拜。

羅賽德 這是很可能的。

賴丕斯多 但是，總算在一個禮拜內她不會攪擾我，卻去攪擾她那另一個父親去了……

羅賽德 怎麼！

賴丕斯多 她那天上的父親恰輪着他了。

費理湘 巴甫查克呢？……他將以爲如何？

賴丕斯多 照從前一樣。

費理湘 對了！那麼，我們繼續我們的工作嗎？

賴丕斯多 當然啦……

費理湘 呀！我多麼快活！羅賽德，這又是光榮，又是成功……我的毛筆都捆起來了，現在我

再去找來罷……

賴丕斯多 喂，差不多完成了嗎？

費理湘 差不多了……

賴丕斯多 可以看看嗎？

費理湘 請看……（展開那畫半晌）怎麼樣？

賴丕斯多（沒有興高采烈的樣子）呃，是的……

費理湘 這是令人驚奇的一幅畫，是不是？

賴丕斯多 喂，這是我嗎？

費理湘 當然啦。

賴丕斯多 我一眼看見的時候卻認不出來。

費理湘 這並不是一張照片。這是繪畫的關於您的印象……

賴丕斯多 是的……這樣觀察……

費理湘 將來在展覽會裏，不知有多少呼聲啊！

賴丕斯多 我相信您的話……我想人家一定喝采的。

費理湘 好啊！您答應過我的話，您記得嗎？如果您願意，請您替我拉兩個主題，譬如博且小

姐或杜波奈公子。

賴丕斯多 好的，我就提拔您……但是，天呀天！親愛的朋友，您的畫也就特別了！

費理湘 幸虧是特別哩！我找毛筆去……（出）

第四齣

賴丕斯多 羅賽德

賴丕斯多 姑娘，我給您的朋友的快樂，同時就給您的愁容……

羅賽德 說哩！還不是嗎？……

賴丕斯多 爲什麼？

羅賽德 沒有爲什麼。

賴不斯多 我這樣不知進退，請您寬恕我，但是這因我爲真的太關心於您了……

羅賽德 呀！

賴不斯多 是的……在諾爾孟先生家裏的時候，您同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要給我碰釘

子……這好極了，我沒有忘掉……

羅賽德 唉！先生……

賴不斯多 是的……是的……您是個好人……您是一個好女人……再者，您愛您的費

理湘……這也是好事……

羅賽德 呀是的，我愛他……呢，這是真的話，先生……他可以變成著名的人物嗎？

賴不斯多 這個我答應您，我負了這責任，一定不肯失信……

羅賽德 唉！謝謝，先生。您不曉得您供給我多少快樂啊！

賴不斯多 一年之後，俾達利特的畫要賣得很貴。在我們二人中間不妨說……我向他自
己，也說過我的意見了……我覺得他的畫有些特別……然而這沒有什麼要緊……我

還是要提拔他！

羅賽德 真的提拔一個畫家是很不容易的，不是嗎？

賴不斯多 不……提拔一個畫家，也像提拔巧古力糖。這只是輿論的關係。

羅賽德 再者，有一件事您也應該顧到的，您曉得嗎？

賴不斯多 不……

羅賽德 這乃是使他結一場很好的婚姻。

賴不斯多 一場很好的婚姻！是您來請求我……

羅賽德 當然！我是不算數的！我常常想到終有一天我在他的生活裏消滅了。現在我不願

意與他同居了。

賴不斯多 爲什麼呢？

羅賽德 因爲他快要改變他的生活了。他要到您家去，到別的很好的人家去，這些人家是不能接待我的……於是會丟我自己在家裏……我一定很痛苦……或者，有時候他

想要同我在一塊兒……而人家又會說他不應該。

賴丕斯多 那麼怎樣？

羅賽德 那麼，我既然不願意妨礙他的前程，我就要離開他了。

賴丕斯多 您同他談起過這計畫嗎？

羅賽德 唉！不……也許他會叫我不走，於是就減了我的銳氣了。

賴丕斯多 看這女孩不出，她的話倒很妙！

羅賽德 您看，先生，愛一個男子就伴着他在一塊兒，這乃是容易的事；愛他而因怕妨礙他

就走了，這卻是難做的事。但是，我曉得我做得出來。

賴丕斯多 說得妙！

羅賽德 我說的話是不是有理？

賴丕斯多 我不說您沒有理。

羅賽德 當然，開始的幾天，他一定覺得缺少了些什麼似的……

賴不斯多 您預備到哪裏去呢

羅賽德 先生，我有一種職業。我是做女帽的。

賴不斯多 好極了。

羅賽德 而且我並不笨。在和平路，十年內，我可以成爲第一等的裁縫。

賴不斯多 在別人家裏工作嗎？……笨法子……您應該自立……好孩子……

羅賽德 是的，先生，自立……您並不想一想。

賴不斯多 在奧比亞的左近，開一間小舖子，白色的牆，金字的招牌：「羅賽德姑娘，時式帽

子。」於是就發財了……

羅賽德（笑） 好容易！

賴不斯多 我常常有意思要投資給人家一間帽子店……這是真話……

羅賽德 唉！先生……

賴不斯多 我再說遠些。您能引起我的信任心。（在一張寫字的桌子前面坐下）先說，我

素來會猜度人心……

羅賽德 先生，您在做什麼？

賴不斯多 我使您自立，這裏是一萬五千佛郎的支票。

羅賽德 唉！先生……

賴不斯多 怎麼不……您可以拿這個到普通公司去領款子人家認得我的簽字。（遞支票給她）

羅賽德 先生，我不曉得您是否注意到：其實您使我心裏很痛苦。

賴不斯多 爲什麼呢？

羅賽德 像您這樣年紀的一位先生，把二萬五千佛郎交給像我這樣年紀的一個女人，人家曉得他想打她什麼主意了。

賴不斯多 我一言爲定……

羅賽德 先生，請您保存您的錢罷。我也許是不識抬舉，然而我是一個正經女子……

賴丕斯多 羅賽德姑娘……人家遇得着……甚至在巴黎……雖則少見，到底遇得着些。老先生們對於婦人們並不一律看待，並不個個都打主意。請您拿了這支票罷。您放心，我絕對沒有與您再見的野心。您去買您的小舖子罷，將來如果您變成很有錢的人，好，您就還我的錢……連本帶利。

羅賽德（十分感動）但是，先生……我怕不成功……我沒有主顧。

賴丕斯多 將來人家拉些主顧給您！我要提拔您，不是吹牛，帽子店，我是從來沒有開過，但是我想不比別的生意更難做吧。我提拔您，像提拔我的巧古力糖。

羅賽德 先生，我不曉得怎樣感謝您……

賴丕斯多 唉！不……我請求您……不要道謝……我討厭這個。再者，我忙得要命。我不奉陪了。最要緊的乃是這事情只我們二人曉得就好。

羅賽德 然而我到底想要人家知道我受誰的恩……

賴丕斯多 不，不……我是曉得巴黎人的，如果這事傳了出去，一切的人們的意見都像您

剛纔的意見了。我不曉得您怕不怕這種麻煩，我呢，我怕極了……

羅賽德 您很願意我同您接吻嗎？

賴丕斯多 不……請您把您的指頭給我。（拿她的手吻）好……視您好機會，小老板娘！……俾達利特先生還不回來，太遲了！我要到交易所去了。請您告訴他，我明天上午再來。（注視那畫像）而且，他不要我，也許還畫得好些……

第五齣

同上人物 愛克多

愛克多（慌張地） 伴霞民不在這裏嗎？

賴丕斯多 是的。

愛克多 呀！岳父……我是從您家裏來的。人家告訴我，說伴霞民再也不接見我了……永遠不接見我了……

賴丕斯多 真的……她再也不結婚了。她出家了。這是最近的消息。

愛克多 唉，這真沒有道理！……今天早上的費嘉洛報……（向羅賽德）日安，姑娘……

（向賴丕斯多）這真沒有道理！

賴丕斯多 您不必煩惱……她會仍舊歸您的。

愛克多 這是可能的；但是我不能如此活下去。在她的愛情與她的脾氣中間打回旋！

賴丕斯多 這種打回旋的生活，我十八年來不曾脫離過，先生……

愛克多 對不起，對不起……這是您的成績，確不是我的成績！

賴丕斯多 您說的是反抗的話嗎？

愛克多 不是埋怨的話。

賴丕斯多 好，那麼，隨我來罷……我到交易所去。在交易所出來之後，我們努力設法找到

她，教她重歸於好。

愛克多 我請求您……再見，姑娘……

賴不斯多（向羅賽德） 再見，我的親愛的孩子。

愛克多（對着畫像） 這是什麼東西，岳父？

賴不斯多 這是俾達利特先生畫的我的肖像……

愛克多 您的……唉！天呀天……

賴不斯多 您與我的意見完全相同。（二人出）

第六齣

羅賽德（其後）費理湘

費理湘 呀！親愛的賴不斯多先生……呢？他走了？

羅賽德 是的……剛剛出了門口。

費理湘 羅賽德，您怎麼樣了……您的樣子很奇怪……

羅賽德 我嗎？……不……我沒有怎麼樣。

費理湘 你看，你哭了……

羅賽德 不是的……你信我的話罷……

費理湘 噯呀，羅賽德……有什麼事？

羅賽德 不錯，你有道理……我同你說了還好些……好，我就說了罷：我已經向賴丕斯多先生聲明我有離開你的意思了。

費理湘 離開我？

羅賽德 是的……我常常說過的話，你記得嗎？現在你出名了，我不願意妨礙你進國家學會。

費理湘 那麼怎樣？

羅賽德 他覺得在我一方面做得很好。

費理湘 太好了……我不肯受這種犧牲。往後呢？

羅賽德 往後他給了我一張二萬五千佛郎的支票，使我自立。

費理湘 一張支票……天呀天……你真有影數！

羅賽德 這就是支票！

費理湘（半晌） 算了……我料不到賴丕斯多先生如此……也料不到你如此……！

萬五千佛郎……好的，祝你們幸福罷！

羅賽德 唉！費理湘……你要猜到哪裏去了？

費理湘 我似乎覺得這是很顯明的！

羅賽德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我料定我接受這錢是有罪過的。好，既然你可以猜想到

這上頭，我就不肯要他的錢。你看這支票……我撕破了就完了！

費理湘（止住她） 不……不要撕破了……

羅賽德 但是，既然……

費理湘 不要撕破了……二萬五千佛郎的支票，那怕牠的來路如何……是不該撕破的

……只該支取。

第七齣

同上人物 保羅

羅賽德（瞥見保羅入）呀！是保羅！

保羅（向費理湘）人家愛我！剛纔你根據什麼，說人家愛我？

費理湘 根據顯明的事實。

保羅 那女子，她同你說過她愛我嗎？

費理湘 噯！天！她對我們都明白表示過的！

保羅 她愛我，同時又嫁巴甫查克先生，是不是？

費理湘 她再也不嫁巴甫查克先生。

保羅 呀！

費理湘 她出家了。將來她請求上帝寬恕你的。

保羅 她出家了！

費理湘 至於我，我再也不恨你，絕對不恨你……賴不斯多先生已經認識我的價值，我自

己划船向財富之源走去，朋友……

保羅 你的朽腐了的階梯畢竟還造福於你。

羅賽德 保羅，您這一來真好……因為此刻這裏就是您的家……

費理湘 羅賽德說得有理。在你沒有找到工作以前，我款待你，像當初你款待我一般。

保羅 謝謝，費理湘呀！可憐的朋友們……不知將來我要變成怎麼樣了？

羅賽德 將來總有辦法的。

保羅 我不相信。

羅賽德（向費理湘） 我有一個主意……我想把我這支票給他。

費理湘 唉！不……你有的是怪毛病……讓我穿了一件上衣便帶你出去，即刻領取……

……否則，依你這種性情……（向保羅）你不怪我嗎？（吻他）無家可歸的可憐蟲……

……一會兒見！(出)

第八齣

羅賽德 保羅

保羅 那麼，既然這畫室是你們的，她是再也不來的了，是不是？

羅賽德 誰？

保羅 伴霞民……伴霞民賴不斯多……

羅賽德 是的，她再也不到這兒來了，因為她出了家。

保羅 我寧願她出了家。

羅賽德 當然。

保羅 爲什麼當然？

羅賽德 因爲這麼一來，她就不嫁巴甫查克先生了。

保羅 她嫁不嫁巴甫查克先生，與我有什麼關係？

羅賽德 與您沒有一點兒關係，保羅。

保羅 那麼怎樣（半响）保羅心不自在地踱來踱去）喂，羅賽德……她該是幸福的了……

……

羅賽德（細心地）說哩！沒有愛人了，又有一個曼加蘇先生做父親，這不是快活的事！

保羅 您說的是誰？

羅賽德 是佛羅麗思小姐。

保羅 但是我說的是伴霞民，我說，她不是很不幸，就不至於出家了……

羅賽德 否則就是因為她覺悟她對您不住。

保羅 我到底不要求她補過啊。

羅賽德 我想您不像從前那樣恨她了。

保羅 誰？

羅賽德 伴霞民。

保羅 不，我仍舊一樣地恨她，只一層，我告訴您，羅賽德……我的心裏常有她的影子……

我如今相信：我們愛一個人的時候，未必像恨一個人的時候那麼念念不忘哩。

羅賽德 事實上乃是您絕口不再提起您的未婚妻了……

保羅 我沒有時間想起她，羅賽德……再者，佛羅麗思與我，我們是即刻發生了愛情的……

……這很簡單，很甜蜜……當我沈吟着她的名字的時候，我很感動……但是，當我想起另

一個的時候……我卻是顛頭倒倒的……我恨不得咬她一口……您是不懂的。

羅賽德 我懂，我懂……我曉得您愛賴丕斯多小姐，愛到發狂了……

保羅 不要說這個，羅賽德……不要說這個！

羅賽德 而且，假使她從這門口進來……

保羅 假使她從這門口進來……我就從那門口出去呀！我儘夠了……受她播弄儘夠了。

夠了！

第九齣

同上人物 一個僕人

僕人 有客來請見先生。

保羅 是誰？

僕人 伴霞民道姊。

保羅 怎麼？

僕人 伴霞民道姊。

羅賽德 賴丕斯多小姐嗎？

僕人 是的，姑娘。

保羅 但是，她怎麼知道我在這裏呢？

僕人 我不曉得，先生。

羅賽德 呃，但是……這是她的家，她要進來就進來……

保羅 羅賽德……

羅賽德 她要進來就進來。（僕人出）我爲人很好……這門是您該從這裏出去的，讓我替您出去罷。（出）

第十齣

保羅 伴霞民

保羅 我的心動了……這是我生氣……當然是生氣……

伴霞民 我的哥哥，我很喜歡看見您。

保羅 這只是一場笑話嗎，小姐？

伴霞民 什麼是笑話？

保羅 所謂出家……

伴霞民 呀！您知道了嗎？……不，這不是笑話。我有了信心，我已經啓發了我的信心。

保羅 這真是奇事一樁！

伴霞民 我這一來，爲的是同我父親接吻；但是，哥哥，人家說您在這裏，我希望與您做一場太上的談話。

保羅 但是，吓！您與巴甫查克先生結婚，已經在報紙上發表。爲什麼突然解約呢？

伴霞民 因爲我覺得我配不起他。

保羅 配不起他嗎？……但是，巴甫查克先生不算什麼……

伴霞民 我越發不算什麼，哥哥。

保羅 您聽我說，小姐，您還沒有出家，不是嗎？那麼，雖則您是不在乎的，而您叫我做哥哥，實

在使我非常難爲情！

伴霞民 聽憑尊便，先生。（瞥見賴丕斯多的畫像）呀！這是什麼？

保羅 這是令尊的肖像，費理湘畫的。

伴霞民 我要常常祈禱吾主耶穌，請他寬恕您的朋友畫這肖像之罪。

保羅 但是，請說了罷：爲什麼您希望與我作一場太上的談話呢？

伴霞民 爲的是請您恕罪……爲的是對您說定，將來我替您祈禱上天給您一生的鴻福，沒有一片烏雲。

保羅 太遲了！我沒有位置了，您又出了家！您還希望我明兒得到鴻福，沒有一片烏雲嗎？！

伴霞民 呀！是的，是的……我實在害人不淺……現在我覺得我已經離了人世的情網，我對於這些小小的事件，實在瞧不上眼睛。

保羅 我呢，我在這些小小的事件裏頭摸索！

伴霞民 說話不要說得太過了……您終於可以得到您的幸福。我這一種非常的決定，可

以使曼加穌先生恍然大悟，於是……

保羅 唉！曼加穌先生！請您不要提起曼加穌先生！這與我沒有關係，曼加穌先生……

伴霞民 唉！您說什麼話，哥哥……

保羅 我說：您所給我的害處是您意想不到的，我就原諒了您也無濟於事……無濟於事！我說：在胥西的時候，我覺得您是令人難堪的人……在部裏的時候，您弄到我發狂，現在呢，您懷着宗教上的見解，越發令我着惱……這就是我要說的話，我的道姊！

伴霞民 呀！……您是不是愛我……？

保羅 我不曉得我是愛您呢或是恨您……但是，您像磁石般吸住我，這卻是真的……

伴霞民 您愛我了……您看，我做了一切，爲的是想做您的人，而您卻拒絕了我……而今我此身已經歸屬於吾主耶穌，所以我再也不能做您的妻子……您愛我了！

保羅 那麼，俾達利特說的話是真的嗎？……您對於我曾經有過愛情……真的愛情嗎？

伴霞民 是的……我有的是不服氣的性情那時節，一切都把我們隔開：我的身已經許給別人，而您也快要結婚了……您對於我，老是惹我生氣；於是，我漸漸地注意到您與別人不同，以爲您永遠不會是我的……於是我偏想要您……唉！那時節，我不服氣，偏要您！

保羅 伴霞民道姊……

伴霞民 是的，您有道理，我放安靜了。這是過去的餘情重上心頭……但是現在都完了。我
不愛您了。

保羅 那麼，我還有什麼好做呢？

伴霞民 您只好學我。

保羅 學您出家嗎？

伴霞民 是的……人家說達賴幹那邊的善男子的生活很好：

保羅 我到達賴幹去，是的……您呢。您到哪裏去？

伴霞民 我還不曉得。人家對我說起奧大利有一座很好的修道院。

保羅 奧大利離達賴幹遠不遠？（註一）

伴霞民 很遠。

保羅 當然……有法國在中間離開我們。

（註一）達賴幹（Tarragone）在西班牙，近地中海。

伴霞民 還有意大利……

保羅（十分傷感） 還有瑞士……

伴霞民（亦十分傷感） 又有波斯……

保羅（垂淚） 唉！不是的……波斯不近那邊……

伴霞民 呀……保羅哥哥……

保羅 伴霞民道姊……

伴霞民 我們不幸得很，

保羅 是的。

伴霞民 告別了……

保羅 在未分別以前……也許我們可以……作最後一次的接吻……

伴霞民 如果您願意的話……

保羅（擁抱她） 我愛你……

伴霞民 我萬分愛你！

第十一齣

同上人物 費理湘 羅賽德

羅賽德（指他們一對兒給費理湘看） 你瞧！

費理湘 我早就說過了！

保羅 奇怪，奇怪！每逢我吻您的時候，老是給人家捉住的……

伴霞民 俾達利特先生，我向您宣告我的婚姻。

保羅 好，您聽我說……我承受了……卻不要您的嫁奩！於是，我呢……我將來再找一個位置。

伴霞民 您的位置已經找好了。您將來做賴不斯多糖廠的副經理。
保羅 也能，好的！

伴霞民 俾達利特先生，至於您呢，我任命您做糖廠的秘書長。這是特創的位置：每年二萬五千佛郎。

費理湘 您要求我毀了我的調色板嗎？

伴霞民 爲的是二萬五千佛郎的年薪。

費理湘 我在考慮……我自問：假使第先（註一）處在我的地位，他該是怎樣做？

伴霞民 他該是把二萬五千個金餅子收了。

費理湘 那麼，用不着遲疑，我承受了。

伴霞民 而且，他該是娶了羅賽德做妻子。

費理湘 您以爲嗎？

伴霞民 我敢斷定，而且，您該懂得……想要使我們四人都好好地與爸爸往來，須得使你們像我們一樣做……你們非過了正路不可……

（註一）第先（Dichen, 1477-1576），意大利的大畫家。

費理湘 我很願意……

羅賽德 這太好了！……（向費理湘）我的愛，賴丕斯多所給的二萬五千佛郎，應該馬上

還他。

費理湘 不！嚶呀，她真是教不變的！

伴霞民 羅賽德，您就收了罷，這算是畫像的酬金。

費理湘 好極了……這麼一來，這錢是我的了！……

伴霞民 喂，只有一個條件……乃是不許您把這畫像展覽……

第十二齣

同上人物 賴丕斯多

賴丕斯多（向伴霞民） 到底……我找見你了！

伴霞民 日安，爸爸：你來得恰好。我有好些重大的消息報告你。先說：我不出家了。

賴丕斯多 好極了。免得我去請求上帝恕罪……越遲越好！

伴霞民 還有就是：我同保羅諾爾孟先生結婚。

賴丕斯多 這不行！他給總長辱罵了之後……不行！

伴霞民 你錯了！……他變成一個佳婿了……剛纔他已經被任命，做你的糖廠的副經理。

賴丕斯多 我免他的職！

衆人 賴丕斯多先生……

賴丕斯多 而且我不同意於你們的婚姻。

伴霞民 我們不要緊。

賴丕斯多 爲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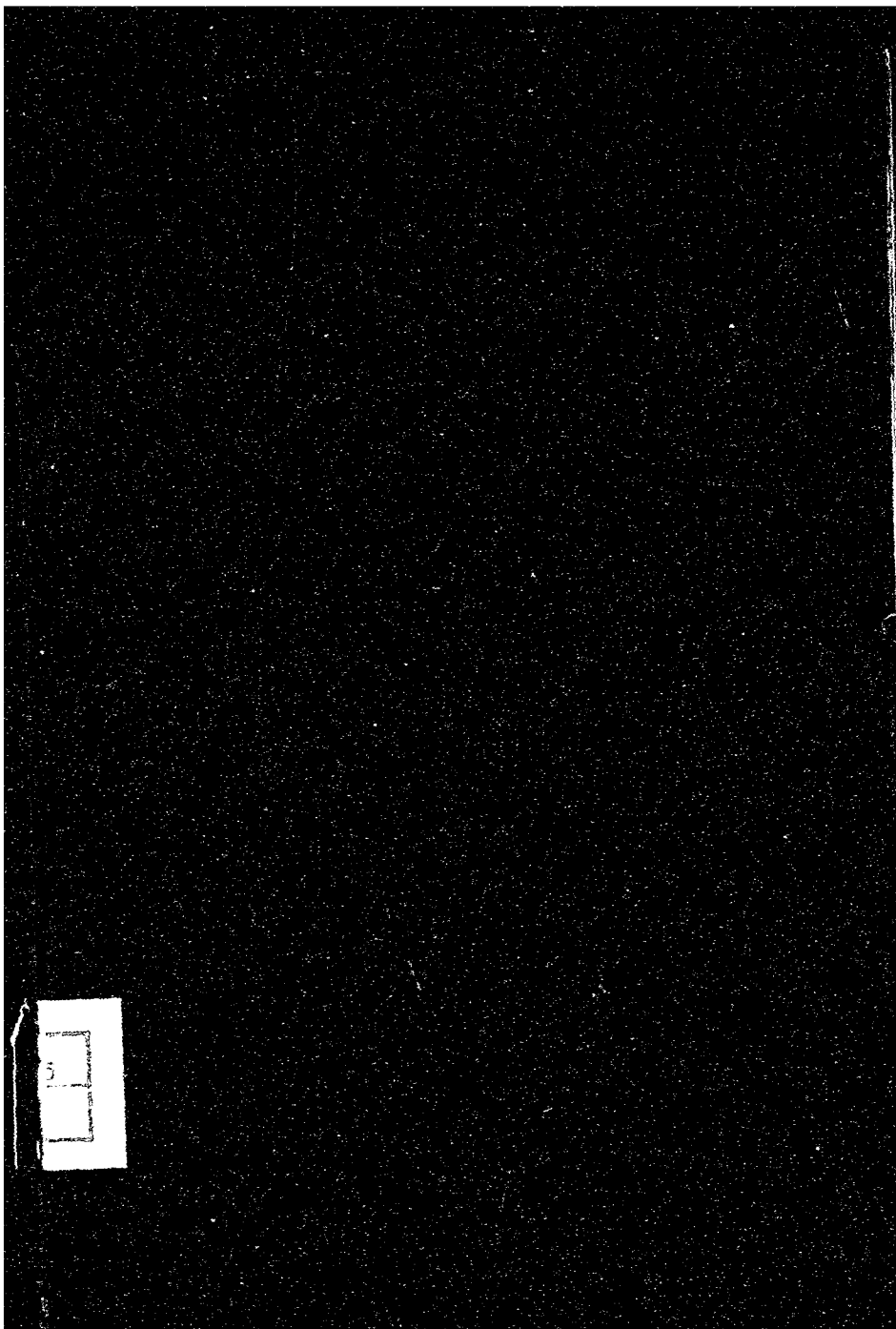
伴霞民 因爲明兒你就同意了。

賴丕斯多 她真了解我！

——幕閉——

十九年七月卅一日譯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初版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再版

(一〇四五四)

世界文藝名著
賣糖小女一冊

La Petite Chocolatière

每冊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
翻印必究

原著者
譯述者

Paul Gavault
王了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俞飛生)

